通志堂経解

DC 12
1.411
406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陳君舉曰司服掌王及命夫之服弁師掌其弁冕而支梟絲屨皆藏於天府之屬既成而頒蓋冢宰制國用宗伯受之以共服御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皆屬少府費悉出於禁錢不以調大司農齊三服官亦主作服輸不過十笥其後寖侈

又曰典瑞典命司服凡士六人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凡大夫二人士四十二人節瑞命數服飾車旗之用所以表尊卑而寓之數皆典禮之大者秦制車乘主於太僕符璽屬於少府瑞止璽印佩止綬襚衣服車旗之章亦多依成事務使利便凡古所以辨班服之等悉闊畧不講其存者非文具則徒法也非所以爲禮漢因不改於是數者分於有

司而太常特爲儀官不與政通矣自北齊置主爵後爲司封則秩命歸於吏部自魏晉置駕部則車輿歸於兵部自隋置中監尚輦又別領於內省至此併漢失之奚暇治禮耶

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鄭鍔曰王之吉服九自大裘至玄冕冕服六自韋弁至冠弁弁服三所謂皮弁素積玄衣素裳緇衣玄端總而言之皆曰吉服自服弁服至弁絰是之謂凶服吉則以文飾爲主凶則以質素爲尚皆欲其稱事稱情而已司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或以祭或以朝或以甸或以弔非徒以章身爲觀美也其被服以行禮則有不說之意人之觀之也亦知其尊卑之差此所以貴其辨○易氏曰自王以下皆有吉凶衣服者禮自王始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鄭鍔曰祭祀以致福福者事之至吉六冕之服謂之吉蓋專服以祭也

愚案天帝義已見大宗伯

鄭鍔曰羔裘無經緯之文而有純一之質無繡繪之巧而有自然之體其色純乎黑則以象道其物能制恭則以象禮不謂之羔裘而謂之大者惟天體爲甚大故以名祀天之裘所以象其體也惟大裘之上襲之以衮故記衮謂之被言被之於其上且祀天宜尚質反被以衮蓋陶匏藁秸負丘埽地雖主乎質鎮圭之繅以藉龍旗之日月四圭有邸六變之樂又主乎文文內盡質外盡文以盡事天之道○陸氏曰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然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未有不用裘　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負後方後仰前俛飾之以布上玄下朱負其

前而俛之向明與物交之義方其後而仰之向晦與物藏之義上玄以象天道之升下纁以象地道之降名之曰冕言當俛以致恭之意

易氏曰王之吉服六自衮冕而下皆有章數惟大裘無章以黑羔皮爲之冕即元冠無旒之冕○愚案此乃注疏圖說或以服既同冕豈曰無旒是冕與裘之尚乎質也然司裘以大裘爲祀天之服此則言祀昊天上帝而兼及五帝者天道尚質其用一而已若衮冕以文爲貴○鄭鍔曰五帝雖天之佐而與天同體故祀之服亦可得而同四圭有邸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其玉其樂皆同其服何疑之有

享先王則衮冕

鄭司農曰衮卷龍衣也○鄭鍔曰衮之爲言卷也畫升降二龍龍之爲物變化卷舒無常王者之德造化如之故服之以致享然衮服自龍始其章九○楊炯曰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裘法天數奇裳法地數偶也不用十二章享之何耶蓋凡奉祭之服從尸之所服周之先王追王也其尸服衮故王亦服衮以享之

劉執中曰書稱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舜而欲觀乎古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之禮樂因於虞夏者衆矣鄭康成見司常之職云日月爲常則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非也且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矣雉矣何獨日月爲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案周禮典命之職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則其衣裳九章推而上之天子衮冕十有二章明矣所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上

公之服也日月之合爲朔十有二朔而歲成天之道也天子代天以施德生物故衣裳旂常皆有十二爲數日以象其陽德發生萬物月以象其陰德養成萬物星辰以象其經緯以象四時龍以象其變化以配天山以象其生植以配地雉以象其耿介文明之美火以象其光輝化物之功○陳君舉曰變化不測而致其神之用者莫如龍崇高不移而立其仁之體者莫如山文明有體而致其禮之文者莫如華虫此皆德之上者故會之於衣宗彝以象其粒民徧於天下黼以象其斷割以建中嚴以象其背拂於非義○陳君舉曰宗彝宗廟之器其象之有虎所以致其義孝之有蜼所以象其智作於物所以昭孝烝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莫如藻藉明齊束可以烹飲者莫如火米足以養人而爲粉則其利散而均黼足以立斷而又有嚴則既斷而能辨此皆德之下者也故繡繢於裳繢於衣者六德煥於外而心不有其功繡於裳者六行根於中而進退不能忘公侯而下其章數降殺以兩天子之德猶天之覆物是以日月星辰三章高邊在上非人臣之可及也玄冕者

言以爲衣與王衣同而無衣飾也裳則刺黻而已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至敬無文以事天享先王則衮冕者繼先王之志者必有爲以嗣其德不可以言達作卜有二章以象其德服以事之而已○陳氏曰山龍而降始山終藻終始東北也何者山居東北冬春之交乙龍春也華虫夏也粉米中央土也黼秋冬交也藻冬春交也龍與華虫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雉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古者合三辰而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

陳君舉曰衮冕自龍而下九章之服享先王則服之鷩冕自華蟲以下七章之服享先公饗射則服之毳冕自宗彝以下五章之服祀四望山川則服之絺冕自粉米而下三章之服祭社稷五祀則服之玄冕則黼而已一章之服祭羣小祀則服之夫衣服之間既又貴乎文矣而降殺以兩凡以爲尊卑之等也尊卑之等既見於所服以祭祀則章天下之有德者亦不可不爲之等故公之服侯伯之服推

之至卿大夫士莫不各視其命之數者凡以辨之○竇氏
曰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鄭康成曰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盩○王
昭禹曰以周之祖廟考之先公尊於先王而所服止於鷩
冕祭亦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
爲敬故不敢
愚案經中既說王之吉服下面開說六冕則知尸既服
此王亦當服此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
鄭康成曰享射享食賓客與諸侯射也○賈氏曰享食則大行人上公三享三食之等但享食在廟故亦服鷩冕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之中亦服鷩冕者燕射在寢則朝服實射在朝則皮弁服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陸氏曰雉之爲物五色備而成章故謂之夏翟亦曰華虫猶中國謂之夏亦謂之華一名鷩也司服七章之服謂之鷩冕者則其名也其衣三章
裳四章凡七○鄭鍔曰鷩冕無山龍其服自華蟲以下以

爲章則曰華蟲以名服則曰鷩冕蓋章取其五采之著冕
即實以名之也享射接以粲然之文所以取於華蟲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鄭康成曰毳畫虎蜼謂宗彝以保宗廟故取於虎蜼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鄭鍔曰毳冕虎蜼二物
不可以偏言以其皆毛物故因名曰毳虎西方之義獸蜼
遇雨則以其尾塞鼻獸之有智者二者皆山林之物故服
之以祭四望山川而祀四瀆亦服之者以山川通氣故也
○王氏詳說曰四望山川國之阻固以扞禦於外者故以
虎蜼之服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鄭康成曰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鄭
鍔曰希冕唯有粉米黼黻三章其章爲字故其字用希本

又作絺字粉米兩物共爲一章言粉其米以爲章其在裳則當繡及爲三章之首則當畫以在衣不可繡也○賈氏曰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然則黼冕之粉米亦刺之也粉米養人之物社稷者土穀之養人者也五祀之神則能平五行之政亦有功利以生人者也故祭則同服○王氏詳說曰五祀春戶夏竈季夏中雷秋門冬行或謂絺爲細葛布上刺繡布豈可繡哉或謂其字音菴蕭蕭者縫也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玄冕惟有黼之一章刺於裳而已其衣無章但見其玄色

黃氏曰宗伯序社稷五祀先於五嶽司服序四望山川先於社稷祭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爲序地祭以社稷五祀五岳同於血祭此則用七章之服以祀四望山川○鄭鍔曰社稷之上殆非丘陵墳衍之山川也指四望之山川耳何則丘陵墳衍之山川當比羣小祀以玄冕祭之不當處社稷之上觀祀五帝享先王祭社稷祭羣小祀而獨於四望山川之祭謂之祀四望山川見其尊可知

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鍔曰羣小祀者以天神言之則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類玄者至幽之色其理則妙而不可知小神在天地間固有功矣亦不可一一而指名之故服玄冕以祀衣既無章裳乃有黼取其兩已相背之形有萬物分辨之義○鄭康成曰玄者衣無文裳刺黼而已是以謂玄焉

鄭康成曰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鄭鍔曰首飾尊而在下爲上之道欲其不二

愚案四望以下等祀其服若是分辨者蓋王者不以尊服臨卑將敬神以安其心也

鄭[redacted]曰嘗聞諸儒之論以爲章服之中羔也龍也鷩也虎也蜼也皆取諸物羔爲大裘不名曰羔蓋大裘以道言之尊天神鷩言其名則衮冕宜曰龍毳宜曰虎蜼而皆不言

者蓋龍變化無方没其名者所以見神虎蜼二物不可以偏名也然虎蜼曰彝則鷩冕曰羽龍冕曰鱗亦不言者蓋鱗物不止於龍羽物不止於鷩虎蜼俱爲彝物故也若夫宗廟彝器有雞有鳥有掌有黄獨取虎蜼爲說先儒諒必有所傳

凡兵事韋弁服

王氏詳說曰王吉服九其六用於祭祀其三用於兵田賔朝六服不同同於用弁所以尊首飾不同於用弁所以尊首飾鄭鍔曰韋弁服者爵弁也康成引左氏韎韋之跗注爲證韎者染赤色以赤色之韋爲弁亦服赤色之衣裳（○李嘉會曰上下之色如一禮圖畫爵弁其制如冕但無旒爲異陸佃以謂弁如兩手相合冕而俛則弁之首舉矣王安石曰韋弁違物性而制之質而已其染赤爲之則以宣布著盡爲義儒者皆以爲赤色多矣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正謂兵服赤色兵事之弁用韋則皮之已熟者其性柔順師衆以順爲武也赤者南方色火烈不可向邇其威赫然故以赤爲服也

眡朝則皮弁服

鄭鍔曰皮弁服用白鹿皮以爲弁言皮則其毛存也上古未有布帛衣其羽皮毛有文皮其質視朝之禮以文質兩全爲尚鹿之爲物能求其類（○李嘉會曰鹿羣居則環其角以外卿食則鳴以呼其羣詩之燕羣臣嘉賓取諸鹿鳴亦此也）以是爲服見君臣類聚之意其服則十五升白布積素以爲裳色白以存太古之質先儒謂弁服三其一皮弁素積天子有三朝外朝二内朝一皆用皮弁（○王氏詳說曰皮弁視朝視外朝也雜記曰朝服十五升縞帶素積是已若乃内服元端也玉藻云卒食元端而居則又非皮弁）說者謂緇衣羔裘此朝服之冠皮弁素積又爲視朝之服何也余聞諸儒之說皮弁素積者天子視朝之服

如鄉黨云必朝服而朝東首加朝服朝服立阼階皆非皮弁服也故既夕禮云乘車載皮弁道車載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又朝服以食蓋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禮畢而後改服以朝羣臣羣臣亦朝服以朝之是皆緇衣玄冠之朝服皮弁之朝服天子視朝之服爲諸侯聽朔之服諸侯聽朔之服爲天子田獵之服降殺之禮宜然天子之皮弁視朝之服以白布其後大夫僭之故玉藻云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然天子之皮弁與朝服對言之則曰皮弁若離而言之亦謂之朝服可也陸佃云皮弁一名弁皮言物綦言色

凡甸冠弁服

鄭康成曰甸田獵○鄭鍔曰田不言韋不言皮但曰冠蓋承皮弁之下以皮爲冠也服則與服皮弁之服同皮弁白布衣冠弁緇布衣此其別也○李嘉會曰甸亦兵事也不服韋弁而服冠王曰甸方習武未有事故尚玄冠弁服者康成以爲委貌即玄冠也以形言曰委貌以色言曰玄冠禮圖謂朝服之玄冠與士之玄端大夫之玄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天子委貌形制相同其服則緇衣布衣亦積素以爲裳即注說○賈氏曰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韠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素積以爲裳此即諸侯視朝之服而王於田獵則服之豈非以弁服者亦玄弁也左傳衛獻公射鴻于囿孫子寧惠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又云皮冠以招虞人此田事服弁服之證說者又以爲皮冠乃冠弁也○王氏詳說曰郊特牲曰委安即元端也元冠則冠弁也元冠朱組纓爲天子之冠元冠

丹組纓爲諸侯之齊冠元冠綦組纓爲士之齊冠元冠之用廣矣此冠弁用於田獵者其元冠緇衣素積歟

易氏曰兵田之弁有時用之惟皮弁乃日視朝之禮故夏官弁師專言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瑉象邸玉笄此王之皮弁韋弁冠弁雖弁師不載考其制與皮弁微有損益知皮弁朝服素積以爲裳則冠弁韋弁之服可推○王氏詳說曰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是已然韋弁惟用於兵事皮弁不止於眡朝冠弁不止於田獵但天子爲言案玉藻之制天子元冕聽朔諸侯則以元冕祭天子皮弁視朝諸侯則以皮弁聽朔天子元端而居諸侯則以元端視朝元冠元端大同小異元冠緇布衣皆有正幅爲端則同但易其裳

凡凶事服弁服

鄭康成曰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

凡弔事弁絰

鄭康成曰服弁喪冠不以弔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賈氏曰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以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爲弁絰之弁其體亦然但不用爵色之布用素爲之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

易氏曰經書天王惟於此喪事一見之與春秋書天王崩同意謹終之義也天王有父道王后有母道諸侯羣臣爲服亦猶人子之爲父母服也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

鄭康成曰君爲臣服弔服也○鄭司農曰錫麻之滑易者

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賈氏曰鄭注喪服升皆爲登布八十縷爲登登成也其縷其布者皆以水濯治去其垢也今云十五升則一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六百縷云有事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而已

鄭康成曰疑言擬也擬於吉○賈氏曰擬於吉者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

易氏曰父母於子亦有服故王於諸侯羣臣則有錫衰緦衰疑衰之差然至尊不可以服言其首服皆加弁絰既葬

除之

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鄭康成曰大札疫病大荒饑饉大裁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易氏曰素服如喪禮恐懼修省之意與膳夫言不舉之意同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王昭禹曰凡諸侯之服各眡其命之數○鄭鍔曰上公九命服衮其章九王亦被衮何爲公與王同余謂學經者當因經文求先王之制不當信傳注以害先王之制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者其說出於鄭康成六經無見也自後諸儒莫敢辨正今以此經文質之其理自明且子男之服自三章之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

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五章之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服衮冕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其上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冕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辰則王服十二章明矣若夫同服九章非惟君臣無別又且與經文之言不合且天子之尊國十二門旗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冕十二旒禮物十二牢其所以取濛於天之大數者非一何獨於祭則執尺二寸之圭垂十二旒之玉而衣九章之服以臨之必不然矣○林樾曰九服者上得通乎下下不得僭乎上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

鄭鍔曰天子之孤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此言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其服則三章是指諸侯之孤四

命之服三章蓋其冕四旒綴四就則從其命數也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卿與孤同大夫與諸侯之孤同三章此言卿大夫玄冕則指諸侯之卿大夫故服一章之冕玄衣纁裳蓋大國卿雖三命大夫雖再命悉與王之上士中士同爾○王氏詳說曰鄭意以爲其爵同孤則同於希冕卷爵同卿大夫則同於元冕其爵同士則同於皮弁但所謂章者據大章而言別有小章則依其命數此六命之孤與四命之孤三命之卿與再命之卿所以異也雖其說無所經見然以孤執皮帛言之則可知矣天子之孤皮帛公之孤亦皮帛所以異者虎豹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

鄭康成曰喪服天子諸侯齊斬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

鄭鍔曰天子諸侯自旁期以上皆絕而不服蓋位尊勢重彼固不敢以戚戚於君此亦以義而斷恩惟卿大夫加以此則自孤而上不服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鄭鍔曰玄冕下有爵弁又有皮弁王之上士玄冕中士爵弁下士皮弁故諸侯之士自皮弁爲首欲其引類聚朝又欲文質相須之意自皮弁下更有玄冠服與大夫同

王昭禹曰公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其服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玄衣纁裳然典命不言王之士以理推之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則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三命再命之士其服當同於一章之玄冕則一命之士亦服皮弁矣

其凶服亦如之

鄭鍔曰亦有大功小功也○黃氏曰大夫凶服有大功小功無緦與喪服經傳不同或曰喪服經傳孔氏禮也

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鄭鍔曰自公之服以下皆言其助祭與朝王之服此則言

其齊服自公以下至士之齊服吉齊則玄端凶齊則素端
吉以玄衣凶以素衣皆謂之端言其幅之正也自公而下
與士皆同蓋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其
祛一尺二寸大夫以上則侈之而已侈之者蓋半而益一
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祛一尺八寸此所以異焉
祭將以交於鬼神玄北方之色幽陰之極而道之所存也
惟極乎至幽而交之以道則神可得而事故齊用玄端衣
幅之端則心之端見於衣服而奉之
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夫此施於冠者也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王昭禹曰共王以衣
服又奉其事也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斂衣服皆掌其陳序

賈氏曰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魄之服雜記云復者升屋
西上則皆依命數天子十二人諸侯九人七人五人大夫
士亦依命數
鄭康成曰奠衣服今坐上魂衣○賈氏曰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座上此奠衣服也斂衣服所藏於椁中○賈氏曰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少者也
王昭禹曰所陳衣服皆有先後之序司服則掌其所陳序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天地神示之位則兆于四郊宗廟昭穆之列有
祧於外廟者兆于四郊者其壇壝之地人情之所易忽祧
于外廟者其世數之疎人情之所易畧有典祀以掌外祀
之兆守有守祧以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外焉兆守謹於四
郊內焉廟祧謹於宗廟禮之人本在是
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

周禮言義卷三十六　十三

王昭禹曰外祀國外之祀若小宗伯所謂祀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也兆謂之壇兆守謂守其兆域凡國外之祀爲之兆守者皆有塋域故也○鄭鍔曰其兆之外皆有塋域典祀則掌其禁制濂令蓋求神於此而不嚴爲之禁則人或敢潰神不顧享矣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

鄭鍔曰言祭言祀尊者當祀卑者當祭

鄭康成曰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芟埽之徵召也○李嘉會曰外祀不在四郊之內○時脩除則脩除有時不○於神亦一不瀆於神役之作使之○鄭鍔曰當祭祀之時則脩除其兆之壇域草之荒塞帥其屬之下士二人共掌而所役之人則徵諸秋官之司隸蓋司隸有徒二百人以給勞辱之事○李嘉會曰役於司隸則不勞民崇祀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鄭鍔曰及祭殆人君躬出郊而有事於兆域之時乎○王昭禹曰厲禁謂藩厲禁止之地蹕所以止行者將祭帥其屬則以脩治爲事而致其潔及祭帥其屬則以禁止爲事而致其嚴此先王所以事天地神示之義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愚案祧字見小宗伯

張氏曰周有百世不毀之祖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一昭一穆○賈氏曰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奄八人○王昭禹曰遠廟爲祧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言祧則廟可知○鄭鍔曰祧之爲言乃國家基業兆於此其神已遠祖而去也○陳氏曰廟所以象生之有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

親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所不變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張氏曰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項氏曰廟謂太祖及三昭三穆之廟祧則遠王先公則祧于后稷之廟○鄭司農曰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爲諸侯○鄭康成曰遺衣服大斂之餘

王昭禹曰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餘衣服藏焉豈特以其常服之衣服爲不可褻而忘亦所以示其體物不遺之意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王氏曰其遺衣服藏於廟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所以依神

王昭禹曰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所謂各以其服各有稱也○鄭康成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程氏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意人之魂氣既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心齊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鄭康成曰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王昭禹曰廟則近而親祧則遠而疎曰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享嘗乃止故守祧黝堊之而已○孫氏曰先王之禮降殺有漸其間五廟則有司脩除之即隷僕掌五寢埽除糞洒之事屬乎夏官者二祧之禮殺矣委之守祧黝堊而已○李嘉會曰女祧與奚可黝堊否蓋黝堊者常令其新潔非自爲之主掌其黝堊之事耳

鄭司農曰黝讀爲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墻謂之堊

鄭康成曰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常主脩除守祧常主黝堊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鄭康成曰隋尸所祭肺肴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賈氏曰案特牲少牢及曾子問皆有隋祭之事特牲禮祝命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則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肴似誤○王昭禹曰其隋則埋以藏之○王氏曰隋肉謂之隋隋蓋尸祭之餘○易氏曰藏其隋則埋於西階之東其服則藏於廟祧亦以明神所依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愚案世婦在天官者是内命婦即二十七世婦之數在春官者是外命婦乃在朝六卿之妻或謂以卿爲世婦非也既以婦言安得以卿爲之然每宮卿二人者婦人無爵從其夫之爵其夫曰卿其妻爲世婦者亦以卿之爵稱之觀其職曰凡内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必是因王后有祭祀賓客之禮事在外者非内人之所可與臨時而設此職主此禮耳所以屬於禮官

薛平仲曰春官世婦則主六宮之禮者也官以世婦名蓋禮行於六宮之世婦則世婦以贊九嬪九嬪以贊夫人夫人以贊王后事固有所由始故其官每宮卿二人下大夫

四人中士八人以主其禮於外而奔走往來於其間始有關於六宮之人是以女府女史奚有非府史胥徒之比世儒謂皆奄人居之若內小臣之奄上士殆不然先王於內小臣之用奄如將檠謂之奄恐後世無復以德選如將直謂之上士又恐後世以外官充之命曰奄上士必奄人有上士之德者其爲後世之防嚴矣況爲卿爲大夫而可以奄人居之乎特未攷夫主禮於外不能不以奄人爲解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擬及粢盛之爨○鄭鍔曰天官世婦○王氏詳說曰后宮之官內宰以下大夫爲之視王之宰夫世婦以卿爲之視王之小宰列內宰於天官列世婦於春官者以世婦所掌不止后宮之事而及於內外宗耳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

鄭康成曰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齋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擬及粢盛之爨○鄭鍔曰天官世婦

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涖陳在彼而校比之在此也

詔王后之禮事

鄭康成曰薦徹之節○鄭鍔曰世婦詔之於外內小臣詔之於內詔告之以其時之早晚○王昭禹曰內宰詔后禮樂之儀則見於周旋動容者也世婦詔王后之禮事則裸獻薦徹之節也非特儀而已內小臣又從而贊焉

帥六宮之人共齍盛

王氏詳說曰齍盛之奉雖出於帝藉獻其種者六宮之人帥女宮而濯擬爲粢盛者又二十七世婦之事則其共之者非六宮之人其誰歟

昭禹曰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小宗伯世婦則帥之而已○鄭鍔曰天官世婦言帥女宮濯擬爲齍盛所帥者刑女耳爲之於未共之前此所帥者六宮之人共之於正祭之日

相外内宗之禮事

鄭鍔曰皆佐后於奉祭之時世婦相之使無失禮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賈氏曰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灋故内宰凡賓客之祼獻瑶爵皆贊○鄭鍔曰比之帥之詔之相之皆如祭祀焉大喪比外内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

王昭禹曰肆師大喪令外内命婦序哭世婦則比其已哭者○鄭康成曰苛譴也

凡王后有攀事於婦人則詔相

黄氏曰王於諸臣有拜王后於婦人亦有當拜者世婦詔相恐失其節○王昭禹曰王后有攀事於婦人唯大喪而已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世婦則以言詔之以事相之

凡内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鄭康成曰主通之使相共授○鄭鍔曰世婦朝臣也兼統内官之事故可以通内外之令内事與外官相聯而外官所當供備者則世婦爲之傳達○黄氏曰世婦掌之蓋得糾正之也后事則授内小臣使達之

王氏詳説曰婦人不預外政而内豎掌内外之通令世婦内事有達於外官蓋不能無好事於四方亦不能無好令於卿大夫但女謁不行耳

總論

鄭鍔曰先王於六宫之人既有小宰又有内宰又立世婦之官掌之如是其嚴蓋小宰内宰治其政以整齊於内世婦掌其禮以詔相於外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

鄭鍔曰內宗無數凡內女之有爵者皆謂之內宗以其與王同宗故掌宗廟之祭祀○陳君舉曰富貴驕人自然之勢女子生於王族乘勢以輕其家者多矣故以內女爲內宗外女爲外宗列於禮官之屬其職在禮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乎舅姑觀后之享同姓則知所以和其室人觀后之亞王祼獻則知所以從其夫矣召南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詩彼天子所生而若此況王同姓姑姊妹之女子乎所以爲王化之基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賈氏曰尸既食后亞獻尸爲加此時薦之即醢人籩人加豆加籩之實○鄭鍔曰謂之加者加於九獻之外九獻爲正獻其他爲之加爵故故所薦之籩豆謂之加以象生時饋之有加其掌之也以助王之致孝享

劉執中曰九嬪賛豆籩之薦徹內宗又賛九嬪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鄭康成曰佐傳佐外宗○王昭禹曰卒食之禮以樂徹于造方其以樂徹豆籩則后傳之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迭相佐也○鄭鍔曰凡祭之始終皆用樂以致神示之歡心周頌禘大祖歌雍以徹既祭而徹王后之職后徹而傳之內宗佐之也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王昭禹曰徹豆亦如祭祀○鄭鍔曰其薦其佐皆然也

王后有事則從

王昭禹曰王后有事則從者則吉凶之事皆在焉

大喪序哭者

鄭康成曰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王昭禹曰與宮中

之哭者

哭諸侯亦如之

賈氏曰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爲之總衰者若檀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謂薨於本國王遥哭之則婦人不哭婦人無外事

王昭禹曰内宗亦爲之序哭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鄭康成曰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王氏曰世婦言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則王或使焉乃往内宗言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則凡喪皆往亦同族故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鄭康成曰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易氏曰王異姓之有爵者

陳君舉曰案内外宗無人數恐是祭時旋立之官非常有

也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賈氏曰凡王之豆籩皆玉飾之○鄭鍔曰内宗言加則外宗所佐者乃朝踐饋食之節非惟佐王后薦之又當眡其實蓋豆人醢人共之内宗又臨視之及以樂徹則亦佐后○項氏曰外宗異姓之女踈於内宗故佐薦而已又掌眡豆籩之實其事詳也

王后以樂羞盛則贊

鄭康成曰贊猶佐也○賈氏曰羞進也盛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贊者亦佐后進之○鄭鍔曰以樂羞盛與祼獻亞獻之時皆佐后（○劉執中曰佐九嬪也）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鄭康成曰獻獻酒於尸○劉執中曰謂朝踐饋食酳食后

亞王爲獻也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鄭康成曰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王昭禹曰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謂此也○劉氏曰贊之如贊后之禮

小祭祀掌事

鄭康成曰小祭祀謂在宮中○賈氏曰宮中小祭祀則祭瀘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雷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項氏曰宮中之祀與饗皆掌事

賓客之事亦如之

王昭禹曰內宗賓客之享食佐后傳豆籩外宗賓客掌事如小祭祀之事則非特傳豆籩之事凡賓客之事皆贊后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鄭康成曰內內外宗及外命婦○賈氏曰若內命婦則九

嬪叙之

王氏曰內宗大喪序哭者則與宮中之哭者叙焉外宗叙內外朝莫哭者則叙內女外婦之序哭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冢封土爲丘壠象冢而爲之

薛平仲曰先王立禮經世使生有所養死有所藏禮而至於有所藏則禮道竭而人道畢矣故冢以嚴其丘封之制冢人則以施之諸侯卿大夫之貴墓以寓其哀慕之思墓大夫則以施之國人之衆禮之所重莫加於此則以下大夫二人掌之然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此又職喪之所由設也禮莫嚴於始尤嚴於終此又三官見於典禮之末也

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王昭禹曰謂之公墓之地則其地屬於公而非私有之也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葬於此地冢人則掌焉○易氏曰君臣分守雖嚴義均休戚故葬同兆域○鄭康成曰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壠所處而藏之○王昭禹曰葬者則依圖授之地也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

呂氏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祔于文武從周公之兆域也○劉執中曰廟雖已毀而墓之昭穆不可遷也○王昭禹曰先王制爲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者至於死皆使之以類相從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鄭康成曰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

昭穆

賈氏曰諸侯卿大夫士謂上文先王子孫爲畿內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父爲先王是昭則子爲穆居右父是穆則子爲昭居左爲卿大夫居後亦然但昭穆不定故左右俱言謂一父之前後左右並有也各以其族者謂次第假令同昭穆兄當近王墓弟則遠王墓諸侯言左右卿大夫士各以其族互相通也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鄭康成曰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王昭禹曰死政者既養其老孤而又享之所以勸之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所以絀之

凡有功者居前

鄭康成曰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易氏曰既入兆域又居前列示勸而已○黃氏曰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有功者各居其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鄭康成曰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賈氏曰周禮丘封高下之數無文故鄭以漢法況之案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丈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王昭禹曰以昭穆爲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尚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尚功也以爵列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尚貴也蓋先王之所以治死者如此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

鄭司農曰既有日既有葬日也○鄭康成曰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劉執中曰請度深廣制度於冢宰而小宗伯莅冢人甫始窀地以爲竁○鄭司農曰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王氏曰凡祭窆尸皆取所祭之類故宗廟之尸則以其昭穆之同山林之尸則以山虞窆墓之尸則以冢人

及竁以度爲丘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賈氏曰左傳晉文公請隧不許則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道則上有員土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羨道上無員土然則隧與羨別而鄭云隧羨道者對則異散則通

鄭康成曰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下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道則上有員土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羨道上無員土然則隧與羨別而鄭云隧羨道者對則異散則通

窆器

棺槨豐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賈氏曰衡橫也謂以木衡之於棺傍乃以綍繫木下棺夫卑不得以木橫之直有棺傍咸耳以綍繫之而下棺也

及葬言鸞車象人

鄭康成曰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賈氏曰先鄭以象人謂以芻爲人後鄭不從者以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鄭康成曰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始於用生乎○鄭康成曰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劉執中曰將葬則語以防戒之

及窆執斧以涖

鄭康成曰臨下棺也○賈氏曰鄉師職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臨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也

遂入藏凶器

鄭康成曰凶器明器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賈氏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爲左右是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即上文兆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王氏曰若葬大夫之巡使公厲也）○鄭康成曰禁所以爲塋限○賈氏曰謂禁制不得漫入○王氏曰若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凡祭墓爲尸

鄭司農曰爲尸家人爲尸（○鄭康成曰祭墓爲尸或禱祈焉）○王昭禹曰凡祭墓爲尸非特甫竁爲之尸○張氏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之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者也然放之周禮則有家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之盛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於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享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爲義抑精矣

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賈氏曰上文惟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總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王氏曰授之兆則使之自竁室均其禁則均其地守焉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

二百人

鄭康成曰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賈氏曰禮記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言墓大夫徒二百人豈不多哉然邦墓地言當云墓所葬地○陳君舉曰墓域禁令度數皆掌焉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與後世人自求地冢自置守富則僭而不忌貧則窘而無所葬掘墓盜尸斬木之獄不絕於有司利害煩省異矣

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

鄭康成曰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鄭康成曰族葬各從其親○黃氏曰司徒本俗聯墳墓此獨國民耳

劉執中曰民遂其私而害先王喪凶之禮者豈有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

鄭康成曰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易氏曰度數多寡也○賈氏曰鄭見有僭者謂本爲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爲卿大夫士則其葬不離父祖

使皆有私地域

鄭康成曰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相容

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

鄭康成曰爭墓地相侵區域○易氏曰聽其爭則族葬不至相犯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賈氏曰屬者墓大夫帥下屬官也○鄭康成曰厲塋限遮列處○賈氏曰墓大夫帥其屬巡行遮列之處○鄭司農曰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賈氏曰萬民墓地族葬地中央爲官寺萬民各自守之

劉執中曰聖人父母其民生則富其衣食而教以仁義死

則爲之地域而守其丘樹則爲子孫者有不忠乎君而不
服其教者乎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
禁令序其事

王氏曰職喪上言諸侯下言卿大夫士又言凡有爵者包
三公矣○鄭康成曰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
者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劉執中曰凶喪之禮
下達萬民苟無主執以涖其事則有過中而僭於上者有
不及於中而遺其親者是以職喪掌之五服有制尊卑異
儀殯斂虞祔祭禭含贈皆有定灋不可過不可不及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鄭康成曰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有事謂含禭
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劉執中曰詔贊
主人以禮拜命也

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

鄭康成曰告以牲號盞號之屬當以祝之○賈氏曰先鄭以號爲
謚號小宗伯云小喪賜
謹讀誄不在此故後鄭不從謂若特牲
少牢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告祝辭

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鄭康成曰今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
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王遣使奉命有
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易氏曰凡公有司之所共者
此謂在卿則卿之有司共其物
在國則國之有司共其物各有定制
不待王命者則職喪以其制令之

愚案治其喪已見宰夫此則趣其事而已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大司樂樂官之長○王氏詳說曰周禮雖出於武帝之世大司樂一章已傳於孝文之時得魏文侯好古樂之人竇公獻其書乃今之大宗伯之大司樂章若夫記有樂記樂之傳也非經也樂記作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儒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是也

薛平仲曰司樂則總其樂之大者樂師則總其樂之小者自其大者言之由律同聲音六舞之合足以黙交於隱顯之間非探索於樂理之至者不能也則司樂之官可不以中大夫居之乎自其小者言之由步武疾徐之儀足以致

養其和平之德非研窮於樂之微者不能也則樂師之官可不以下大夫居之乎彼胥也者隨事之小大而致察焉然上下相承而不容缺則又二官所以繼於後也○陳及之曰大司樂之官今之國子監祭酒而其下樂師大胥小胥今之國子監祭酒而其下樂師大胥小

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鄭鍔曰周人立五學中曰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爲成均水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惟天子承師問道及養老更之類乃就辟雍○陳氏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故大戴禮有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太學之文蓋周人立四代之學禮記云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又云瞽宗商學也○崔氏曰宗尊也瞽無見之稱瞽童蒙無有所識爲瞽蒙之尊又瞽宗者樂官教國子弟樂訓道童蒙故因以爲學名○陳氏曰以樂祖在焉曰瞽宗然上庠下庠虞也東序西序夏也○陳氏曰以胥射事曰序左學右學商也○陳氏曰以居曰右學東膠虞庠周也○陳氏曰以糾德行曰膠又見成均爲何代之學獨董仲舒謂五帝學康成從之他無所見或者以成均爲辟雍豈其然歟名曰成均者蓋德不能無虧性不能皆平樂之爲教所以成之均之○陳氏曰成其虧均其過不及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即所以爲成均之義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即所以爲成均之教今大司樂言掌成均之法則於規矩之中寓性命之理是乃所以勉其爲成均者又言治建國之學政於防檢之中寓激勸之術是乃所以糾其不爲成均皆又命有道有德者使表儀於上訓廸於下如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無非所以示其成均焉然則成均者教人之名先之爲道德者教人之實非於道德之外別有所謂成均也○王氏詳說曰三王之學各異其名所謂東序與瞽宗是已但五帝之學名失其傳所傳者總名曰世子篇曰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夫郊人云者郊之小學所謂養國老於虞庠是已成均云者國之大學所謂養國老於上庠是已鄭氏以成均爲虞庠失之矣蓋命

夔典樂教胄子其制詳於有虞此周之學名必取於虞氏之庠總名必取於五帝之成均得無意乎○陳氏曰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達于朝故也

陳蘊之曰建立也周人以成均之舊瀍以立國之學學必有聚國子弟將以此教之○鄭鍔曰凡建國必立學學必有政政者教之養之勸之沮之之術必掌成均之瀍以治之者蓋大司樂所掌者樂也周人於成均之中教樂德樂舞樂語則成均乃習樂之所大司樂所掌者樂官之瀍以治學政則於他學之瀍無預可知○呂氏曰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自舜與周皆是以典樂之官兼教導之事漢太常典樂兼教胄之任亦此意歟○禮庫曰這一箇所在不是官司秦漢以後錯把做官司看了雖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刑罰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

總論教國子官屬

孫氏曰均之爲國子弟也而有嫡庶貴賤之別士庶子入衛王宮出守城郭奔走於會同軍旅祭祀賓客之事惟貴遊之子弟不預焉其衛王宮版在宮伯而教之屬於師氏以師氏之尊且嚴故貴遊子弟雖無宿衛之役亦從而學焉大司樂掌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蓋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常在學者（愚案周禮全不說太子惟諸子說一句其他只說國子庶子子弟蓋古者太子入學則以齒論大司樂便是教太子官）其餘不常在學則籍在諸子而教在大胥小胥不過春秋合之而已先王之於國子何所不用其教哉惟貴遊有國子則賤不至於妨貴諸子有別乎適子則庶不至於奪適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陳蘊之曰司樂一項官專教子弟意極深先王思慮最遠國子弟與國家相爲終始既與他父兄共維持天下子弟

善見得後日子孫天下必治若不善便見得後日天下不會治血脉關節常相聯絡不可不早思慮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李景齊曰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則保氏養國子以道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也教國子之官雖不一而成均之瀘特見於大司樂以樂爲主耳人而未至於樂不足以語學之成故古之教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蓋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所以和平其善心蕩滌其邪志者莫急於此

氏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有德者使之教國子也以後世私心觀之既設掌樂之官却不專教國之子弟反資之於他人以此見古人立心至公規模廣大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

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鄭鍔曰謂之樂祖者謂其通達樂德樂語樂舞之意以覺後覺如人之祖周人作樂之詩名曰有瞽有瞽而瞽矇乃樂官之屬明乎樂者然後爲瞽矇之所宗瞽宗之中而祭之使後世知其爲明樂之師儒（賈氏曰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以其教樂在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王昭禹曰古人於田則祭田祖於馬則祭先牧於飲食則祭先食於養老則祭先老此皆以示其不忘本也又況以道德而教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所以示其不忘於所教歟○呂氏曰祭於瞽宗不特是明尊師敬長之義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設教有如時雨之化人自不能忘祭於瞽宗亦是因人心之不忘與身沒教已盡者不同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呂氏曰此所謂教之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之物而已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中和祇庸孝友所

謂樂德也禮以教中樂以教和何故兼中言之樂雖主在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且如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坤何嘗做兩段須於樂上見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別如坤固是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乎柔舊以中爲忠才改一字便看不得中和分明一个中字其義無窮祇敬之謂庸流通日用常行之謂孝友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者皆所謂樂之德論中和固是樂之本所謂祇庸孝友就樂中說其端亦可見一箇節奏各有條理使之肅然祇敬祇之端條暢流通庸之端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生孝友之端此謂樂之德○易氏曰德一而已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即中和而體之以至誠謂之祇即至誠而達於日用常行謂之庸庸用無不通之謂由是推之於事親從兄之際謂之孝友此古聖賢踐履之實行大司樂乃以爲教國子之樂德者猶孟子謂樂之實

鄭鍔曰教萬民以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獨教國子則取六德之下取六行之上者而教之至祇庸二德則萬民無預焉蓋教民之道責以六德或不責其行責以六行或不責其德國子德行欲其兩全故成之以樂謂之樂德六德之下者能之其上亦可知六行之首者能之其下亦可知祇庸所以進乎德行惟祇則於德行不敢忽惟庸則於德行不敢輕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鄭節卿曰樂語非特詔樂者歌詩章凡是教導言語之間以樂教之便謂之樂語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便是感發人處謂之興○鄭鍔曰興如詩人之興因物以感發其心之所欲言者○鄭康成曰以善物喻善事　託物引類感發興起謂之道○鄭鍔曰道如撞人所謂道國之政事之道事有隱意則以言而道達之○鄭康成曰言古以剴今○王氏曰直道其事○呂氏曰道者從容和緩中和教導之意從容和緩中和教導之意謂之諷所謂倍文曰諷○鄭鍔曰誦如誦諫之諷微言以寓意○王氏曰諷以動之聲節之曰須○鄭鍔曰誦如誦詩之誦瞍古人之言而告之

○王氏曰誦人之言抑揚高下使自得之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謂之言獨說是教者自言學者無所答問○鄭鍔曰食不語寢不言則言語異矣自言者己心之所蘊者曰言以言而與人應答則曰語○鄭鍔曰國子他時公卿大夫則奉命周旋出入專對之人故以樂而教之語則出言之際和而不暴矣黃氏曰詩之所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可以興可以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蓋發於中和祇庸孝友故謂之樂語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易氏曰此六者使之涵泳浸漬自然感發而中和祇庸孝友之念有不可禦者與后夔典樂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同意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呂氏曰樂舞所以舒其情性○王昭禹曰舞有大小者蓋古之教國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則樂師所教者小子也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則大司樂之所教成人也

鄭鍔曰國子者將使之奉祭祀待賓客揖遜升降以行禮容儀之際尤不可不中節故以樂而教之舞黃帝之樂名曰雲門大卷言德能覆物物由之以出如門○陳祥道曰雲爲天之氣門者萬物之所資以出入者卷聚也又言其明民共財使有族類之聚也堯之樂名曰咸池咸言其德之感民池言其潤澤之久○鄭康成曰堯能彈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鄭康成曰禹治水數土言其德能大中國○李嘉會曰大夏者大德數十四海文明如華夏也大濩湯樂以能護民也○鄭康成曰湯以寬治民除其所苦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邢慮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大武武王樂以武定天下也○鄭康成曰武王伐紂以以樂而教之舞形容六聖之德則舞應樂節而可觀矣○薛平仲曰周所以用六代之樂者存三恪與二代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二代謂夏商之後樂記曰封黃帝之後於薊以下是也周人既灋

其濃故兼用其樂○李嘉會曰自黃帝至周非無他樂必取此六者以其樂純正而音節之備也

總論

鄭鍔曰德所以成己語所以接人舞所以事神先能成己然後可以接人而事神教之之序如此○王昭禹曰國子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賢將進之以位貴將授之以職德不足則不可與有爲言不足則不可與有應容不足則不可與有接則大司樂之教其可緩乎以樂成其德謂之樂德以樂達其語謂之樂語以樂節其舞謂之樂舞○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于書立于禮成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終於皇舞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

以詔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鄭康成曰六律谷陽聲六同合陰聲此十二者以爲管

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十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王昭禹曰名之曰律以其求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名之曰同以其爲律之偶而同於陽六律又謂之六始以其始於陰之氣六呂又謂之六同六間六呂言其體間言其位同言其情總言其數皆謂之十二律○鄭康成注大師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曰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蔟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

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賈氏曰同位象夫妻者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初是象夫婦也異位是象子母也但律所生者常異位呂所生者常同位）楊謹仲曰鄭氏謂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其說未然蓋以此論律自黃鍾九寸損之爲六寸　煙益之爲八寸自此以後愈損而律管愈短雖有益而不加長焉自九而六自六而八可見矣積六下生五上生至仲呂而管極短不可勝吹殊不知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則下生而損一分至陰中之陽則下生者反當益陰中之陰則上生而益一分至陽中之陰則下生者反當損而後十二管之長短乃均今攷鄭氏所言管之長短則既均矣自與前言不應不可不辨何者應鍾上生蕤賓固已益矣自蕤賓而生大呂雖下生蕤賓乃陰中之陽其數已不足又當益之故蕤賓之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復三分而益一以下生大呂乃得大呂之管長八寸二百四十二分寸之一百四前配黃鍾之九寸故與太蔟之八寸處其中而適均若拘下生當損之則損蕤賓之一分以下生大呂則大呂之管止長四寸二分有奇與前後不均惟自蕤賓而後下生者

反益之上生者反損之積而至仲呂乃得十二管之長短均調此上下相生損益之義不同鄭未得之故不得不辨若十二管長短之數鄭之所述已得之

愚案鄭氏損一益一之說律呂長短之數已得之但必以損者爲下生益者爲上生未然蓋上下二字亦係於律呂之陰陽凡陽律生呂皆爲下生陰呂生律呂爲上生損益二字不係於上下故律生呂雖皆怡一而亦有益一以下生呂者若雞賓陽律反益以生大呂故大呂之管比雞賓爲長其生則止曰下生其呂生律雖皆益一而有損一以上生呂者若大呂陰律反損以生夷則故夷則之管比大呂爲短而其生止曰上生耳若漢志謂律皆損以下生呂呂皆益以上生律則長短之數不合

鄭康成曰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雞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王氏曰六律六同以考五聲五聲以成八音八音以節六舞六舞以大合樂（○干昭禹曰至於興舞則所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無不備此其所以大合樂歟）○李嘉會曰八音八方之氣也一有偏勝而八方之風爲之不順左氏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者也○鄭康成曰大合樂者薦腥之後合樂之謂編作六代之樂○賈氏曰大合樂者薦腥之後合樂之

時用之此所合樂即下云六變八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
此據正祭合樂然合樂在下神後而退下神樂在後者以
下神用一代樂事重故進之在上○王氏詳說曰大司樂謂天地
神人之大祭薦神之樂下又言下神之樂正所以重其事薦神之樂
謂制獻饋獻時下神之樂謂禮天地以璧琮與人鬼以鬱鬯時也○鄭康成曰
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魅
動物羽贏之屬虞書曰夔所言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
王昭禹曰先王作樂所以導和其和至矣則大同於物故
奏之郊廟則幽而鬼神由此致賜之諸侯則明而邦國由
此和或奏之鄉射或奏之鄉飲則內焉萬民由此諧或奏
之燕或奏之享則外焉賓客由此安夷蠻閩貉戎狄之君
其來朝也與之燕焉樂以此作則遠足以悅遠人歲十二
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羽贏之族鱗毛介之類所謂動物
其祭之也樂由此作則微足以作動物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王氏詳說曰自以六律六同六舞大合樂以下爲一節謂
天地人之大祭祀薦神之時爲言自乃分樂而序之以下
爲一節謂天地人之次祭祀爲言自凡六樂者以下爲一
節謂四方百物之小祭祀爲言自凡樂圜鍾爲宮以下爲
一節謂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神之樂爲言○鄭康成曰分
謂各用一代之樂○王氏曰分律而序之自黃鍾至無射
分同而序之自大呂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門至大武
○易氏曰六律以左旋爲序六同以右轉爲序六舞以歷
代之先後爲序○賈氏曰分樂而序之與下爲總目舞者
用前代舞者有用後代舞者有序故曰序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薛平仲曰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以六代之樂分用之以
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者還取

一陰一陽相對爲之合奏者堂上四縣鍾聲之調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律爲調升歌者常以陰呂爲聲欲其相配

鄭鍔曰黃鍾者建子之律一陽所起六律之根大呂雖非六呂之首然其位在丑子與丑相合之辰也故奏黃鍾必歌大呂之調取其合也○易氏曰雲以象天之施黃帝之樂黃帝德與天合故雲門之樂起於黃鍾之子應以大呂之丑是黃鍾爲六呂之首大呂爲六同之首雲門爲六舞之首以祀天神類也○陳蘊之曰此天神當用三陽爻生之月萬物出地之時

劉迎曰天神即樂六變而皆降之神鄭既以祀天神爲五帝及日月星辰又謂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不知受命之帝何所據

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鄭鍔曰大蔟者建寅之律陽聲之第二應鍾雖非陰聲之第二然其位在亥寅與亥相合之辰故奏大蔟必歌應鍾之調取其合也

易氏曰池以象地之澤唐堯氏之樂唐堯氏德與地合故咸池之樂起於大蔟之寅應以應鍾之亥是大蔟爲六律之次應鍾爲六同之次咸池爲六舞之次以祭地示類也

○陳蘊之曰此地示當用三陰爻生之月萬物秀實之時劉迎曰地示即樂八變而出者鄭既謂地示則主崑崙又謂祭神州之神及社稷不知神州崑崙何所據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鄭鍔曰姑洗者建辰之律陽聲之第三者也南呂雖非陰聲之第三其位在酉辰與酉相合之辰故奏姑洗必歌南

呂取其合也

陸佃曰南呂則陰之所成者事

易氏曰磬紹也言舜之繼堯而能紹其道也故大磬之樂起於始洗之辰而應以南呂之酉以舜之柴望於方嶽而四嶽四鎮四海四瀆之神咸秩以祀四望亦其類也○呂氏曰康成以此言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非

乃奏簫韶夏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鄭鍔曰簫韶者建午之律陽聲之第四者也函鍾非陰聲之第四然其位在未午與未相合之辰故奏簫韶夏必歌函鍾取其合之義○鄭康成曰函鍾一名林鍾○陸氏曰林鍾以夏爲底物言之物○李嘉會曰林者物已成林坤當函而養之故曰函見萬養萬

易氏曰夏大也言禹之治水而能大中國也故大夏之樂起於簫韶之午應以函鍾之未以禹之奠高山大川而懷襄昏墊之患始息以祀山川亦其類也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鄭鍔曰夷則者建申之律陽聲之第五者也小呂雖非陰聲之第五然其辰在巳申與巳相合之辰故奏夷則必歌小呂取其合也○鄭康成曰小呂一名中呂○陸氏曰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也

易氏曰濩養也言成湯弔伐養天下也故大濩之樂起於夷則之申應以小呂之巳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蓋主乎姜嫄而先后與焉謂子孫之養皆原於此亦其類也○鄭康成曰先妣姜嫄也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鄭鍔曰無射者建戌之律陽聲之第六者夾鍾雖非陰呂

之第六然其辰在卯戌與卯相合之辰也故奏無射必歌夾鍾取其合也○鄭康成曰夾鍾一名圜鍾○陸氏曰圜鍾以春爲主規言之○李言恭舍曰圜物始生也卯者日之始故曰鉉

易氏曰武功也言武王假武而卒其伐功故大武之樂起於無射之戌應以夾鍾之卯以享先祖而序於先妣之下蓋主乎后稷而先公與焉謂王業之大實基於此亦其類也○劉氏曰周之先祖惟后稷詩之雖言禘大祖生民言尊祖而謂后稷生於姜嫄則凡言祖者皆后稷鄭乃以先祖爲先王先公蓋先公自公劉而下先王自王季而下非始祖矣天作言祀先王先公司服言祀先王則衮冕祀先公則鷩冕必明指先王先公言之今享先妣既云姜嫄知先祖爲后稷昭然

項氏曰奏者播之於器歌者詠之於聲舞者動之於容

王氏詳說曰司服所以依於王其尊卑先親而後疎司樂

所以薦於神其尊卑先外而後內

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劉執中曰六代之樂雖不同皆用五聲旋相爲宮以成其文也假此八物之音以播旋相之文則樂成矣○鄭鍔曰以五聲文之使節奏次序如錦繡之成文欲其聲之交錯以八音播揚之○鄭康成曰播之言被也使音調疏暢如農者播穀之播欲其音之發散蓋六樂之奏象其類稱其德因其數著其義至於作樂則必須五聲八音以文之播之然後樂成而可觀聽也○李嘉會曰八者之聲無以文之則金自金石自石矣○王昭禹曰五聲所以成八音故先五聲後八音

○愚案說見大師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

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王氏詳說曰此一節謂四方百物之祭也○鄭康成曰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王昭禹曰節奏俱備謂之成備而更謂之變○變變爲闋者郊特牲所謂樂奏三闋是也有以變爲終者鄉飲酒義曰闋曰終是或一說也

劉氏曰六樂而文之五聲播之八音其爲樂亦大矣非祭天地宗廟不用先儒止見其致羽物贏物之屬謂大蜡索百物之祭不知大蜡止息老物樂田夫而已六樂豈用於此乎○鄭康成曰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用大蔟姑洗南方之祭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用黃鍾爲均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

鄭康成曰土示原隰及平地之神○賈氏曰大司徒有原隰此不言土示中有原隰可知不言土示中有社稷故知土示總神謂社也

劉氏曰象物蓋日月星辰之屬易言天垂象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是日月星辰亦可謂之物保章氏謂凡此五物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鄭鍔曰致者使之自至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限其必至哉亦意其來格而已樂止於六變者蓋蜡祭之樂六變而祭畢○王昭禹曰羽物蜡蝻之屬比羽物爲重遲山林草木所集比川澤爲實致之稍難故俟乎再變鱗物水族又重遲於鱗物水崖之墳下平之衍水土交和其體又實於丘陵故俟乎三變毛物虎豹屬其體又重遲土示則其勢在下元爲實故一變而致介物龜鱉屬龍爲重遲土示則其勢在下元爲實故一俟五變而致之象物恍惚無形天神則遠人而尊致之尤難故六變而後致之

易氏曰分樂之序則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祭地祇與求神之樂大同小異其言大濩以祀先妣大武以祀先祖則與九磬九德一用於宗廟不同天地有一定之體故樂不容於或異人鬼有宗廟有祧廟祭瀹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皆月祭之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宗廟則七廟也先妣先

祖則廟與祧皆異茲其樂所以不同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王氏詳說曰此一節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神之樂

愚案禮記謂十二律旋相爲宮何此獨用三者爲宮學者疑之

鄭康成曰圜鍾夾鍾也（○鄭鍔曰不曰夾鍾曰圜鍾者以天體言也）○王氏曰圜鍾正東方之律帝與萬物相見於是出焉天無不覆求天神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帝所出之方故以圜鍾（○陳暘樂書曰天圜覆爲體不曰夾和曰圜與易乾爲圜同）○薛氏曰大道著乎東而本統起乎北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故祭天神用寅卯辰之律曰大蔟夾鍾姑洗是也然不可違其本統也黃鍾爲天統故兼取北方之律而以黃鍾爲角（○鄭鍔曰十二律旋相爲宮先王用樂各以其義類取功成於寅故用大蔟爲徵徵言功之成焉王氏詳說曰黃鍾爲陽律之一大蔟爲陽律之二姑洗爲陽律之三天功始於子故用黃鍾爲角角言功之始也天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者是三者律呂之相繼相續者道之序天任道也）

王氏詳說曰宮角徵羽以清濁爲先後之序且如負鍾爲宮宮數八十一黃鍾爲角角數六十四大蔟爲徵徵數五十四姑洗爲羽羽數四十八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亦如其數此所謂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相生爲先後之志所謂宮角徵羽者以清濁爲先後之序也律歷序也○薛氏曰五聲有商而祭與佩玉無商者鄭康成曰祭尚柔商堅剛楊奴曰周祭天地不用商者以商聲剛而木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趙縝曰商聲金周家木德金能剋木作者去之或曰五音相生宮徵居前角羽居後

商實在中人位也祭祀而去人聲示盡心於鬼神又曰聲不用商惡殺聲也以數說攷之則不用人聲者爲當商中聲也降與上下之神則虛其中聲中聲人聲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于鬼神嘗以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濮求之一律合五音則十二律皆有商聲若黃鍾爲宮正也以無射爲旋宮則黃鍾爲無射之商聲若大蔟爲旋宮則姑洗爲大蔟之商此旋相之濮

鄭司農曰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鄭康成曰八面○鄭鍔曰管用特生之竹取陽數之奇雲和先儒以爲山名於此取材爲琴瑟將以召乎至和故有取也六代之樂雲門爲首天神最尊故用之○王昭禹曰言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之屬莫不以類而畢降○鄭鍔曰樂用貞鍾鼓取天聲管取陽聲琴瑟取雲和舞取雲門而立之體又象天之貞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生之日以類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而不降此所以可得而禮○易氏曰凡樂有本有用有變自圜鍾爲宮止姑洗爲羽此樂之本自雷鼓雷鼗至貞丘奏之此樂之用六變而天神降此樂之變三者舉而樂之終始備矣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王氏曰函鍾西南方之律萬物於是致養乎地求地示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物致養之方故以函鍾○陳暘樂書曰不曰林而曰函以見含洪之意

薛氏曰林鍾丑之衝爲地統與其他之律皆相生之次而用地靜而不變以生爲本故以相生爲用不與貞丘宗廟

同○王氏詳說曰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然先姑洗而後南呂以姑洗數多而南呂數少耳相生者地之功故於地言之○鄭鍔曰地功始于寅故用大蔟爲角商言功之始地功成于辰故用姑洗爲徵徵言功之成地功終於酉故用南呂爲羽羽言功之終

鄭司農曰靈鼓靈鼗四面○鄭康成曰六面○鄭鍔曰天神而地靈故以靈名其鼓與鼗○鄭康成曰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鄭鍔曰取其旁生之枝空桑山名○王昭禹曰空桑則以陰道爲常之○愚案成池見本職前○王昭禹曰言地示則大示社稷五祀五岳四瀆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屬莫不以類而畢出○劉執中曰陰生而祭地以助乎坤元資生之德○薛圖曰陰方丘在國北之澤以祀之亦各從其類○陸氏曰祭地於北郊而澤中方丘此謂爲下必因川澤」鄭鍔曰樂用林鍾言地爲萬物之君終於南呂象其作成萬物之效鼓鼗言其德之靈管象其生之衆空桑言其道無所不容咸池言其澤無所不徧而丘之體又象地之方

祭之日用夏至一陰始生之日以類求類如此安有神之不出乎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王氏曰黃鍾正北方之律萬物於是藏焉死者之所首也鬼無乎不之求人鬼而禮之其樂之宮宜以死者所首之方故以黃鍾○陳暘樂書曰人位天地之中以成故宮曰黃鍾與易黃中通理同意薛氏曰人道終乎北而本統在乎東北方玄武虛危有宗廟之象故享人鬼用亥子丑之律黃鍾大呂應鍾是已然不可違其本統也大蔟爲人統故兼取東方之律而以大蔟爲徵○鄭鍔曰人鬼之樂異乎天地取其精神氣息所出入之地以爲始終人鬼始于正北成于東北終於西方若于於幽陰之地始于十一月成於正月者幽通志堂

陰之魄稍出于東方今處幽陰則不與人接稍出于東方故人鬼可得而禮然則復歸于幽陰復其常也惟羽聲獨遠於他樂始于十一月終于八月天地歲事之一終鬼道無窮非若歲事之有卒故盡十二律然後終事先追遠之道厚之至也此廟樂之始終也○王氏詳說曰大呂與黃鍾合子丑也應鍾與大蔟合寅亥也相合者人之情故於人言之

鄭司農曰路鼓路鼗兩面○鄭康成曰四面○鄭鍔曰路大也以路名鼓以象先王之功大也○鄭康成曰陰竹生於山北者○鄭鍔曰象鬼神之幽陰也龍門山名○鄭鍔曰龍門之山取材爲琴瑟以象先王之德變無方

鄭司農曰九德之歌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德之功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賈氏曰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九德爲政之具故特異天地之神○鄭鍔曰言先祖之功德及民

鄭鍔曰磬舞次於咸池取能繼紹之意○王昭禹曰九德九磬以人之所致養乎內外而盡善盡美者也

賈氏曰宗廟不言時節者祫祭也但殷人祫於三時周禮

惟用孟秋之月爲之

易氏曰享人鬼者以路鼓路鼗作之於始然後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間歌於堂上又以禹九德之歌舞九磬之舞節樂於堂下蓋以路爲人道之大九磬九德言后稷基於舜禹之世而奏之於宗廟者所以象王業之始也

賈氏曰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面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變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

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強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也○薛圖曰凡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爲終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用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用八變而止皆用其數爲終然則凡十二調而作者各用本數爲樂終非謂本數爲三也

葉水心曰古人皆指其實不想象而云人鬼不言出鬼固依於人古人不以致神祇爲難而以天地神明得其所安爲難

劉氏曰祀天圜丘祀天帝也祭地方澤祭地示也享人鬼於宗廟后稷已下先王先公也先儒言三者皆禘大祭夫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天神地示謂之皆禘大祭可乎又言天神主北辰地示主崑崙則是祀天又非昊天上帝祭地又非地示既言人鬼主后稷又援祭濛禘譽而郊稷祀天圜丘以帝嚳配則是夫子郊祀后稷以配天詩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之說皆不足信多自背戾如此

宋嚴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九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王昭禹曰宿縣祭前之夕列之於筍簴○鄭鍔曰作樂之時樂縣之位正於小胥既掌辨其聲矣大司樂又宿縣遂以聲展之蓋鍾磬之屬縣於筍簴固可以作樂前期之夕樂官之長視之又扣擊其聲而展省之者欲知其宮商不爽金石諧和庶其奏可以格神祇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鄭鍔曰祭祀之節有王出入之時有尸出入之時有牲出入之時皆當奏夏夏之名有九此所奏者三夏夏大也樂章之大者也王始祭入廟門祭訖出廟門皆奏王夏蓋歌王者之德爲甚大始迎尸而入終送尸而出皆奏肆夏尸

者祖先之象肆遂也安也或說祖先有功德故國遂大至於爲天子而有天下也（○王昭禹曰直而自遂之謂肆尸以象乎神則有直而自遂之意故尸出入則奏肆夏）二祼之後王出迎牲入而告牲乃出而殺之皆奏昭夏昭明也明祖先有碩大之德故用是牲（○王昭禹曰神散而爲明明散而爲昭牲以致味行吾愛動而親鬼神者在此耳此以致精明以歆鬼神焉故牲出入則奏昭夏）說者以肆夏爲時邁所謂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是也王夏昭夏則無所攷矣

王氏詳說曰九夏之名見於鍾師此特言三夏以三夏爲九夏之大奏九夏者鍾師也令鍾師而奏三夏者大司樂也自納夏而下則鍾師自奏矣（○鄭鍔曰此所令奏者時祭也

帥國子而舞

鄭鍔曰奏夏之時又帥國子而舞以形容之（○易氏曰舞所以宣導其和○王昭禹曰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故凡樂事用舞則帥國子而舞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鄭鍔曰祫祭先王饗五帝於明堂饗來朝之諸侯皆謂之大饗此所謂大饗饗來朝之諸侯也祭祀迎牲入廟而始殺饗賓則殺牲於門外鼎而後入故不迎牲不奏昭夏惟此與祭祀不同祭有入牲之禮者告博碩肥腯又以告幽全也賓客之來隨命數以致禮在主人不當告於賓客然先王待賓客如待神明故其他皆得而同（○鄭康成曰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及射令奏騶虞）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肆夏（○項氏曰禮曰大饗其王事樂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

賈氏曰大射謂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鄭康成曰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爲節（○鄭鍔曰王出入令奏王夏則奏於未射之時及射令奏騶虞

則奏於發矢之際○項氏曰騶虞樂宮備也射一發矢騶虞三終而後其得騶之多如此○愚案騶虞說詳見樂師

詔諸侯以弓矢舞

賈氏曰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天子大射之時○鄭鍔曰又詔待射諸侯執弓挾矢揖遜進退爲手舞足蹈之容者諸侯雖尊入而侍王當執臣子之禮○黃氏曰舞所以飾敬也○王昭禹曰王以六耦射三侯其耦王射者必詔以弓矢舞則以天子之射其節比於樂諸侯之舞亦所以應王故也儀禮大射命三耦取弓矢有升降之儀者亦以此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

王昭禹曰大食大牢非常食也玉藻曰天子日食少牢而朔月大牢所謂大食者其朔月之食乎夫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所以養氣體侑之以樂所以和其心志而致氣體之養焉況天下無事無大荒無大札無大災無大故而王可以樂之時所以大食之三侑大司樂皆令奏鍾鼓膳夫言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

樂侑食此謂常日之禮至於王齋日三舉亦大食之禮○鄭康成曰宥猶勸也○鄭鍔曰食則三宥勸之至于三加牲而用大牢謂之大食奏鍾鼓用樂之盛也○項氏曰鍾鼓樂器之大備大禮也○李嘉會曰宥食之樂非無笙磬絲竹之音必奏鍾鼓何也蓋鍾聲鏗鏗以立號君子聞鍾聲則思武臣鼓聲譆譆以立動君子聞鼓聲則思將帥之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易氏曰凡師之出宜乎社造乎祖各載其主以行及其有功則皆獻之以愷樂皆大司樂有以令其奏

王昭禹曰愷者喜之屬南風謂之愷風者天地之怒氣散焉王師大獻奏愷樂者人之怒氣釋焉○鄭鍔曰有功而歸將釋其怒而爲愷悅故樂名曰愷左傳晉大公敗楚振旅愷以入于晉○李嘉會曰聖人于軍功始教以振旅終奏以愷歌示人以勝殘去殺之義

遂倡之謂師若大獻則鼓其愷樂然則大司樂所令者令其屬而已○鄭鍔曰令鍾師奏之

八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
鄭康成曰四鎮謂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
霍山五嶽岱在兗衡在荆嵩在豫華在雍恒在并傀猶怪
也大怪異哉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霣及震裂爲害者去
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
不入藏之可知也
大札大凶大哉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鄭康成曰札疫癘也凶凶年也哉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
休兵鼓之爲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鄭鍔曰王者作樂以導和於天下王朝所作者雖本乎雅
正苟侯國或爲淫哇何以一天下於至和哉故於建國之
際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諸侯繫一國之風不謹於聲樂之
際鼓淫放蕩流入邪淫國亦因以亡矣始建國必禁焉防
於未然之前○李嘉會曰四者之聲何獨於諸侯新封而禁之樂感人深淺肌膚隨立國之初當尚中正四者必禁求以善民心於始也
鄭康成曰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也凶聲亡國
之聲若桑間濮上也慢聲惰慢不恭也
大喪涖廠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鄭康成曰涖臨也廠興也臨筮師鎛師之屬興樂器也興
謂作之也
易氏曰藏瘞也大司樂涖之敬其事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鄭康成曰謂以年幼小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
舞象二十舞大夏○易氏曰勺者周公告成大武之詩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皆爲樂章以教國子則有六者之舞
黃氏曰凡稱國子兼適庶也故王世子亦在文王世子曰
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帗羽皇旄干人等舞則爲小舞

自其小時教之大司樂六舞則合之羽旄干戚備焉○賈氏曰此言小舞則大司樂教雲門已下爲大舞

李嘉會曰教國子以舞使之委蛇曲折動容貌習威儀就其抑揚進退之節以銷其驕淫矜誇之習此教國子之善濂小舞既習而後六代之舞可習矣

八舞有帗舞有羽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鄭司農曰帗舞者全羽○鄭康成曰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干持之是也

鄭鍔曰羽則析白羽○劉執中曰羽舞東瞿以爲文舞皇則用五采羽爲鳳凰之形皆執之以舞○鄭司農曰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易氏曰象鳳凰翔來儀○項氏曰欲其和也

鄭司農曰旄舞氂牛之尾○易氏曰象百獸率舞也○項氏曰取其順也

鄭鍔曰干執干楯以舞○鄭司農曰兵舞

鄭司農曰人舞者手舞○鄭康成曰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

鄭司農曰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

鄭鍔曰社稷之舞執帗有帗除之意言社稷生養乎人而除其災害四方之舞執羽有羽翼之意言四方爲國翼蔽如鳥之有羽旱暵之舞以皇皇鳳之雌也爲羣陰之長旱則陽勝陰舞以皇所以召陰而却陽也旄即旄人所教之舞也夷樂散樂賓客之燕樂用之或謂辟雍用旄無所考

人舞則宗廟用之八佾六佾皆以人爲主地官之屬所用者止繫於民事舞師言兵舞此言干舞變干言兵實一而已○易氏曰地官舞師之四舞不及旄舞人舞者教其所當用非國子之小舞若舞師先教兵舞則以祭祀大小爲先後樂師先教帗舞則以所教之序爲先後以人舞非舞之正故列於數者之末○愚案餘說見舞師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鄭鍔曰承上文教國子又教之奏樂以爲王行步之儀

王昭禹曰樂師所教教作樂者堂上之行而肆夏作門外之趨而采薺作一行一趨有其儀與樂節相應不可不豫教焉○鄭鍔曰在堂則宜尚遠故行出門則宜已近故速也行則緩緩則有直而自遂之意故奏肆夏趨則疾疾則欲齊而整肅焉故奏采薺○鄭司農曰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鄭康成曰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姑洗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王昭禹曰王之行趨既然車之疾徐亦如此故曰車亦如之且王於賓客饗食則在廟其燕則在寢或步或乘出入皆有儀王之進退豈苟乎哉○劉執中曰車亦如之者則五御之法有緩急和鸞之聲動則相應賈氏曰先言行後言趨又云環拜從內向外而言是出時也玉藻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先言趨後言行從外向內是入時也○王氏詳說曰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此又行以肆夏不奏王夏者何耶蓋司樂出入謂廟中時此謂出迎賓客及升車時肆夏所用亦廣王出入則奏之大司樂樂師是已享元侯則奏之晉穆叔所謂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是也告祭柴望則奏之時邁所謂肆于時夏是已送賓則奏之禮器所謂其出也肆夏以送之是已鄭氏於禮器以肆夏當爲陔夏是徒知賓出入則奏陔夏不知肆夏之用爲廣也

黃氏曰祭祀朝會師甸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其步趨之節責大馭焉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猶吾於堂下顧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猶吾於門外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馭與有力環拜以鍾鼓爲節

鄭司農曰環猶旋也○黃氏曰漢何武梁方正召見槃辟雍拜有司劾其虛偽服度曰槃辟雍拜行禮之容拜也師古曰槃辟猶盤旋也此儀至漢猶在

愚案環拜羣臣環王而拜祭天地祭宗廟朝日之類俱有拜王拜于中羣臣環列而拜之于外則謂之環拜

鄭鍔曰環乃回環之義羣臣環外而拜天子拜者衆惡其不齊故奏鍾鼓爲節使聞鼓而拜聞鍾而止

易氏曰行趨者接賓之儀環拜者賓拜之儀樂師於是教國子之樂儀欲君臣上下無非禮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是王出旣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齊侯曰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迎賓之禮亦因車之行趨爲之歌肆夏采薺蓋肆夏之樂其聲舒以緩采薺之樂其聲數以疾此王者接賓之樂儀至於朝會諸侯於外朝之位與夫合

諸侯於國門外方明壇之位則有環拜之禮雖不詳見而賈氏於方明壇之位則曰公眞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眞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眞玉於下等降拜於地此禮之大者必以鍾鼓節之爲作止之節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

鄭鍔曰凡射則大射燕射賓射之時皆奏此詩○薛氏曰先鄭釋此以爲騶虞聖獸鄭氏釋騶虞之詩亦以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知彼何所見吾觀騶虞者天子之官記曰樂官備又曰天子以備官爲節○劉執中曰賢人衆多則官備而治其弗至者乎蓋騶者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記於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則騶者田獵之官經於大閱則虞人萊所田之野謂山虞於大田獵萊山田之野澤虞於大田獵萊澤野則虞者山澤之官而與於田獵者騶虞掌田

獵之官宜以殺獸爲事乃一發止於取五豝其仁如此天子取之以爲射節者此也 ○王氏曰以騶虞爲節者樂仁而殺以時 ○鄭鍔曰文王之射於騶虞詩之辭列曰一發五豝又曰一發五豵其義以爲獸之數五而王射以一矢不欲多殺者乃愛物之仁心故奏是詩言天子以仁而愛物爲主

諸侯以貍首爲節

鄭鍔曰諸侯三節以聽四節以射詩則貍首也詩之辭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蓋言諸侯不敢寧處惟朝于天子則享安譽也貍之爲言不來也貍首言射乎不來者之首爲諸侯者必當朝王不朝則射之將以爲不朝者之戒 ○呂氏曰貍首之詩亡矣記有原壤所歌之辭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貍首曲之所援物之至薄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猶白茅死麏可以聘如玉之女匏葉兔首可以爲君子之獻執手者所以道舊結懽言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懽奉天子以修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爲節

大夫以采蘋爲節

呂氏曰采蘋詩言大夫妻能循濂度采蘋采藻盛之湘之奠之皆在家所習教成之祭之事大夫妻已嬪能循在家姆教之濂度乃可以承先祖共祭祀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乃可以與國政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爲節

士以采蘩爲節

呂氏曰采蘩詩言夫人不失職所謂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惟敬以從事是爲不失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敬恭朝夕事事而已然後盡士之職而不愧故士之射以此爲節 ○鄭鍔曰采蘩詩言于沼于沚于澗之中無以異乎采蘋之詩序言可以奉祭祀不失職亦無以異乎采蘋之循濂度之語詩人列采蘋於采蘩後今之射節先采蘋後采蘩士之歌用前大夫之歌用後余甚疑所歌之義恐此二篇歌奏之時有遲速不同故分爲大夫士之射節

賈氏曰掌其序事謂陳列樂器及作樂之次第（鄭鍔曰使不失先後之倫）治其樂政者謂治理樂聲得其正不淫放也（鄭鍔曰使樂工不敢爲淫亂之聲）

鄭康成曰小事小祭祀之事（易氏曰舞師言小祭祀不興舞而此下文言皐舞則非舞師所謂小祭祀也謂天神不大鬼之外皆小事之樂今奏鍾鼓言嚴其始而已）○王昭禹曰令奏鍾鼓則令其屬也小事樂師令之大事大司樂所令也

凡樂成則告備

易氏曰樂所奏一竟爲一成不特天神大示大鬼之樂爲然據大司樂言凡天神皆六成凡地示皆八成凡人鬼皆九成每一成則樂師皆爲之告其備皆有舞以節其樂○鄭鍔曰小宗伯告備于王告禮之備也肆師禮成則告備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鄭康成曰小事小祭祀之事（易氏曰舞師言小祭祀不興舞而此下文言皐舞則非舞師所謂小祭祀也謂天神不大鬼之外皆小事之樂今奏鍾鼓言嚴其始而已）○王昭禹曰令奏鍾鼓則令其屬也小事樂師令之大事大司樂所令也

凡樂成則告備

易氏曰樂所奏一竟爲一成不特天神大示大鬼之樂爲然據大司樂言凡天神皆六成凡地示皆八成凡人鬼皆九成每一成則樂師皆爲之告其備皆有舞以節其樂○鄭鍔曰小宗伯告備于王告禮之備也肆師禮成則告備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木訥曾曰樂事在前樂政在後何也惟掌其序事節奏有緒舉知其宜則可以治其樂政凡下文所謂小事用樂樂成告備者皆樂政也又有賞罰有升黜凡樂師提綱總領之權總樂政也）

總論

呂氏曰天子之德莫大於好生繼天也諸侯之德莫大於奉朝事事君也卿大夫之事莫大於濬先王守道也士之德莫大於敬事死命也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其所樂告之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立無暴亂之禍矣

薛氏曰夫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且歌射節所以爲聽也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五節不間尊卑皆用乘矢矢之所發四節作矣是天子未射先歌者五諸侯未射先歌者三大夫未射先歌者一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寡所以優尊者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告禮事之畢也事畢言禮已畢此則告樂之備爾

王氏詳說曰案大射禮曰大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此命奏者樂師而非樂正也案燕禮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歌備此告備者樂師非大師也蓋諸侯之射禮燕禮與天子不同此所以命奏者在於樂師告備者在於樂師是樂師卑於樂正而尊於太師也

詔來瞽皐舞

鄭康成曰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皐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王昭禹曰瞽無目非可顧視故詔其來舞有節非可速故詔其緩皐緩也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鄭司農注大胥曰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王昭禹曰以其父兄有爵列於國故謂之國子以其衆言謂之諸子以其教於學謂之學士○賈氏曰此謂祭末至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絶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所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鄭鍔曰祭將畢恐其不敬故歌詩以見其敬以周頌豐年之雍禘太祖也此所歌以徹者其雍詩乎○王昭禹曰歌雍學士也樂師則帥之而已

今相

鄭司農曰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劉執中曰樂滿矣瞽矇當退則令視瞭以相之

鄭鍔曰祭之始詔使扶之而來其終也相之以往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王昭禹曰饗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鄭鍔曰孔子語魯大師以樂則知樂之有序蓋如此故曰掌其序事若夫饗食諸侯則奏樂之際序其作樂之事故令奏鍾鼓以爲節樂終則令相瞽矇以退皆如祭祀之儀惟不入牲之事異而已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王昭禹曰燕射謂王與羣臣燕而行射禮○鄭康成曰射夫衆耦也○賈氏曰凡射有三番又天子六耦畿內諸侯四耦畿外諸侯三耦前番直六耦三耦等射所以誘射故也第二番六耦與衆耦俱射第三番又兼作樂經直云射夫鄭知衆耦者以其三番射皆弓矢舞若言六耦不兼衆耦若言衆耦則兼三耦

王昭禹曰帥其耦而治之者射人也帥之使舞者樂師也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尊也樂師帥射夫射夫卑也飲燕之間必用射皆特爲禮以觀德抑又爲有事之備

樂出入令奏鍾鼓

易氏曰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此三夏皆瞽所歌之詩有歌必有笙有笙必有舞如此之類皆樂之出入令奏鍾鼓以節之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鄭鍔曰王師大獻令奏愷樂則王親征之師故大司樂令之軍大獻教愷歌遣將出軍而歸故樂師教之又倡之異尊卑○王昭禹曰歌出於人聲有倡有和故樂師倡之使所教之瞽矇和焉○李嘉會曰愷歌歌於堂上愷樂作於堂下二者相應愷歌在前樂師倡之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

賈氏曰樂器即明器若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生之不智而不可爲所以陳之而已○王昭禹曰猶大喪之廞焉之死而致○賈氏曰謂大胥至司干○鄭康成曰帥樂官往屬○易氏

陳之

及序哭亦如之

王昭禹曰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樂師又帥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德感人之深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故睹器而思其人則哭也必使樂師帥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仍舞用鞉亦此意也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鄭鍔曰掌其政令所以統治之其有爭訟則爲斷其曲直此所以名爲之師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四十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

鄭鍔曰間胥以胥名之謂其才智足以長人樂官名胥胥者相也惟有才智然後能相人大胥相樂官之樂政其所相者於諸胥爲大

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王氏詳說曰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是學士者國子之謂以其父兄有爵於國者言之則曰國子以其衆言之則曰諸子以其教言之則曰學士周之時喬木有世臣棠華有賢者之後夫豈無自哉

鄭司農曰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

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黃氏曰學士之版凡學者皆著籍於此獨致諸子將合之於舞位不敢使適子與於此適子當學小舞何為至合舞始別異之干戈羽籥不可以不學合舞則有什五有長少將以其才為之等適子雖非才猶不使庶子為舞人皆適子不知其義○鄭鍔曰宮伯掌士庶子凡在版者司士掌羣臣之版此所謂學士之版皆書籍之德成者致其名於王

王氏詳說曰大胥既待致諸子夏官復以諸子名官何耶蓋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若有車甲之事則授之車甲是教之以兵也此教之以樂

李嘉會曰夏官有諸子掌國子之倅今不曰公卿大夫之子又不曰庶子乃曰諸子者蓋諸子所掌之國子脩德學道合學合射其藝已進故令大胥掌其籍而升致之必曰待者待諸子之教治已成此則致之而已故大胥一職止見合舞合聲不見教事以有諸子之亦待之意也

春入學舍采合舞

鄭康成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賈氏曰舍即釋采即菜也

鄭鍔曰禮有釋奠有釋菜莫厚於釋奠莫薄於釋采蓋釋奠則有迎牲有酌獻有授舞者器之禮所以致恭於先聖釋采則不舞不授器不殺牲但以蘋蘩溫藻之類告虔於先師而已○崔氏曰先師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所謂知樂者也若有詩書之德者亦各祭於其所教之學漢時禮有萬堂二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此一謂先師也

○藍氏曰釋采禮之至簡者皆不在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而行之月令云仲春命樂正合舞釋菜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學記云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鄭康成曰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黃氏曰樂師教舞

帗羽干旄皇人木嘗合也大胥春始入學合而教之

秋頒學合聲

鄭鍔曰月令春入學舞秋入學習吹學無二義皆學宮也蓋周家建五學其中謂之辟雍水南曰成均水北曰上庠水東曰東序水西曰瞽宗春令學士始入學所入者辟雍也總處於此以觀其能至秋則所觀者已久知其所宜矣於是分而處之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禮者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成均非惟不分學字以為二義又合周家立學之制○易氏曰合舞於入學之後合聲於頒學之後是知其為瞽宗之祭皆所以為禮樂之教之學蓋瞽宗見於大司樂有所謂成均之法又有所謂樂祖之祭頒學者即以成均之法頒之於瞽宗之春入學舍采於樂祖秋頒學亦有意勝於諸說但亦有過當處頒學只是秋時入學分典學者卓齋舍為一冬習業居隩避寒之地與春時入學不同故異其文謂之頒學案尚書大傳禩鉏已藏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已足一冬九十日當在學之人數甚多非一學所容須分在諸處若四時在學者惟國子與國之俊造其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皆有常處禮樂皆在瞽宗書在上庠不應至秋時方始分

鄭康成曰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王氏曰樂之聲以言為本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鄭鍔曰合舞必以春合聲必以秋蓋春陽用事德在木木曰曲直而主乎貌舞見於形貌之間或俯或仰木之象也故合舞以春所以順乎陽秋陰用事德在金金曰從革而主乎言聲見於辭氣之間或抑或揚金之象也故合聲以秋所以順乎陰

王氏詳說曰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是春未嘗不學聲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是秋未嘗不學舞此言合舞以春合聲以秋蓋大合舞大合聲與平日之學舞學聲異記所言者主教國子此言者主合國子平日所教所以不同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易氏曰合舞合聲教之序也此教之成也故言六樂之會鄭鍔曰及教以舞則以六樂之會正其舞之位方其分樂而各奏不患其舞位之不正及會合而並奏其人多其列衆位始不正矣於是焉必正其位如雲門大卷不可以處後大濩大武不可以居前之類其位已正乃序當舞之人已舞者出未舞者入使先後不失其倫

劉執中曰六樂之節舒徐不同六舞之位遠近不一故立表以會其節與其位自南表而舞至北表者再表爲一成則六成矣自北舞而南者一故舞爲九成而樂爲九變則表爲六樂之會者歟出入其表以就八佾者皆以長少爲

比樂官

序

鄭康成曰比猶校也○鄭鍔曰比校作樂之官欲無一樂之不備（○杜氏曰次比樂官也）

展樂器

鄭康成曰展謂陳數之○鄭鍔曰展省作樂之器欲無一樂之或缺大司樂展其聲此則展其器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鄭康成曰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衆

○王昭禹曰召之使興舞也

序宮中之事

王昭禹曰宮中之事謂序王宮之中國子之宿衛而學道藝者春秋之所學各有其序如大胥之所掌是宮正言比宮中之衆冦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則大胥序宮中之事者如此（○李嘉會曰宮伯所掌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

土昭禹曰徵則召之使來令則使之有爲比則校敘其多寡之數使之類聚而羣分○賈氏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召聚舞者小胥贊大胥爲徵令校比之攷其在否

觶其不敬者

鄭康成曰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觶罰爵也詩云兕觥其觶○劉氏曰罰以示媿恥焉

巡舞列而捷其怠慢者

鄭康成曰捷猶扶也扶以荆扑○鄭鍔曰八人爲列左右前後各以其序苟立於其列有怠慢不謹者必捷以記之○王氏曰肆師誅其怠慢則祭以懲慢爲先小胥捷其怠慢則學以懲慢爲急祭言誅之攻也學言捷之教也○易氏曰比之而不敬然後有所謂觶觶之而怠慢然後有所

謂捷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

鄭康成曰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笋簴者○王氏詳說曰凡樂縣有鍾磬鼓鎛此所謂金石之樂也然磬則無所不縣鍾與鼓鎛則有所謂縣者有所謂不縣者蓋周人縣鼓與鎛惟縣一而已是故鎛有不縣者磬師云擊磬擊編鍾則鍾師奏之是鍾有不縣者此磬所以謂衆聲之首也

鄭司農曰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墻故謂之宮縣○鄭鍔曰王以宮言見王德之備周乎四方諸侯則有所缺而不備而況於大夫士乎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王氏詳說曰天子南面諸侯北面自宮縣以下曰軒縣則缺南面曰判縣則併缺北面曰特縣則非東即西案大射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鏞

其南鎛皆南陳西階之西須磬東面其南鎛北南鎛皆南陳是阼階西階其位皆比其而在南者皆無縣然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則是又有南面者何耶說者以爲諸侯與其臣大射其縣皆三面所謂南面者鼓而已曰鎛曰磬曰鐘則無縣焉知此則知大夫之判士之特皆無南面所以異天子矣春秋之時衞侯從仲叔于奚曲縣之請爲非禮晉侯賜魏絳歌鍾之半爲得禮

鄭鍔曰既正其縣又辨別其聲欲其節奏之不爽○昜氏曰鍾磬鼓鎛其聲不一以待辨而後正○項氏曰其又正其堵肆之名以見其等降之聲所用各有律呂故辨其隆殺

不同聲不爽則樂必和名不同則禮不僭官曰小胥其所掌豈小哉

李嘉會曰樂縣不同豈諸侯大夫在國之時其縣則然亦豈朝聘之時王燕享之而所縣之樂若是也蓋在國與朝王所用之樂皆然

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薛氏曰杜氏以鍾十六枚爲一肆則堵者八枚矣此說然也而鄭氏以各十六枚爲一堵鍾一簴磬一簴爲肆宜不然春秋傳曰歌鍾二肆是三十有二枚矣故編鍾十有六然後一簴之鍾全編磬十有六然後一簴之磬全一簴之磬所垂者鍾磬各止於八然後謂之堵鄭氏以鍾一簴磬一簴爲肆其半者其或有鍾而無磬有磬而無鍾乎其說固不通矣又曰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其說未是但泥於十六枚爲一堵之說不知八枚爲一堵之器至論其士之特垂則曰天子之士垂磬而已不知鄭氏何所見而言有磬而無鍾不知果何以和樂吾固謂天子之士鍾磬各十六枚爲一肆諸侯之士鍾磬各十八枚故爲堵○鄭鍔曰編鍾八編磬八共十六枚同在一簴名謂之堵堵如墻堵謂其半也十六編鍾爲一簴十六編磬爲一簴則謂之肆肆如市肆之肆謂其全也左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又觀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晉諸侯耳當三面之軒縣蓋得二肆之半分爲左右歟○易氏曰天子宮縣每面鍾磬各十六枚諸侯以下降殺以兩諸侯二面鍾磬各十六枚卿大夫兩面鍾磬各十二枚士一面鍾磬各十有六枚雖每面鍾磬多寡不同而每面皆各十六枚故謂之肆若諸侯之卿大夫判縣則每面鍾磬八枚而已惟其得每面之半故謂之堵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或曰大師之職專在和合樂聲故夫子語大師樂非善知音聲何能職此哉○薛平仲曰自司樂至小胥所掌皆樂之事則樂事之或奏或歌要必有所屬是故奏歌其樂者瞽矇也所以相瞽而奏歌者則眡瞭也以奏歌而教瞽矇者小師也所以使瞽矇之有所取正者則大師也是以大師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賈氏曰此下直云瞽矇三百人不若是多也而數之多至三百人先王以待天下之瞽矇焉耳

三百人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瞭二百人○李嘉會曰瞽矇祭祀所用不若是多也而數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愚案六律六同詳見大司樂

胡氏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黃鍾者中之色爲六氣之元始於子在十一月二日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五日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始潔之也位於辰在三月四日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五日夷則則瀌也言陽氣正瀌度而使陰氣夷當陽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六日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呂者一曰大旅旅

也言陰大呂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二日
夾鍾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
二月三日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
氣濟物也位於巳在四月四日林鍾君也言陰氣受任助
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五日南呂
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六
日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該種也位於亥
在十月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
匏竹

愚案文之播之詳見大司樂

王昭禹曰大玄曰聲生於日律生於夜聲非十二律不能
發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
具五聲五聲之中有所謂五變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鍾
爲宮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而去一下生徵
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又三分
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
數六十四多者濁少者清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又
清於角角之聲又清於商其配則土火木金水其象則君
臣民事物

易氏曰五聲寓於八音八音實直乎八卦金鍾也屬兌石
磬也屬乾土塤也屬坤革鼓鼖鼓也屬坎絲琴瑟也屬離木
祝敔也屬巽匏笙簧也屬艮竹簫管也屬震○薛氏曰以方言之金石土類也西凝之方故三者在西匏竹木類也東生之方故三者在東絲成於夏故在南革成於冬故在北大師之序先之以金石土中之以革絲後之以匏竹木蓋西者聲之方虛者聲之本故音始於西而終於東西則先金石而後土者陰逆推其所始東則先匏竹而後木者陽順序其所生革絲居南北之正而先革後絲者亦先虛之意歟○李嘉會曰萬物盈天地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沈若浮莫過於金石土革匏絲竹木而天下之音具有焉

鄭鍔曰文之以五聲足以相生未足以爲樂必以八音播之則樂成而可聽矣播言播而散之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塤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樂之所以成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鄭鍔曰大師掌吹陰陽之管以和樂又教六詩夫詩之六義彼人安能通知以教人耶康成以爲教瞽矇彼爲瞽矇者安能有六德以爲本耶愚謂是說康成之失也以理推之蓋教國子以歌六詩耳彼疑國子不當學詩於樂工殊不知古者作樂必歌詩以爲音風賦比興雅頌皆所歌之音知音調之高下惟大師耳國子不學於大師而誰學耶大司樂能教之以其義大師能教之以其音故曰教六詩

○王昭禹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鄭康成曰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鄭康成曰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鄭康成曰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風其事而陳之謂之賦（鄭康成曰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以其所類而況之謂之比（鄭康成曰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三者詩之用也即其章言之則曰六詩即其理言之則曰六義大師教之以樂章故曰六詩以六德爲之本

鄭鍔曰此六德乃大司樂所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若以爲教瞽矇則彼賤工詎可責以中和祗庸孝友之德哉○王昭禹曰君子之學詩豈徒誦其空言要之本於德而已

以六律爲之音

鄭鍔曰六德爲之本所以成其性六律爲之音所以和其

聲大司樂之教施於前然後大師之教行於後康成又謂以律視其人爲之音乃引子貢問師乙以己宜歌之事爲證子貢所論者人之性非論六律爲音之義亦康成之失○黃氏曰聲成文謂之音不以六律音不可得而正也王氏曰以六德爲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爲之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王昭禹曰言以六德爲之本則知所謂音者末也言以六律爲之音則知所謂本者性也教六詩雖以六德爲之本然非播之於音則其聲無所發非和之以律則其音無所正○楊氏曰以六德爲之本故可以觀可以怨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以六律爲之音故可以美教化移風俗

大祭祀帥瞽登歌今奏擊拊

鄭司農曰登歌歌者在堂登歌下管貴人聲也○賈氏曰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帥瞽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琴以歌詩也

王昭禹曰擊拊即書云擊石拊石此堂上之樂也○黃氏曰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是登歌則擊磬搏琴瑟皆有擊拊之名○鄭司農曰樂或當擊或當拊是也○鄭康成曰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賈氏曰拊所以道可引歌者故先擊拊瞽乃歌也歌者出聲謂之奏

王昭禹曰小師云登歌擊拊則擊拊者小師而大師令奏之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棧

賈氏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云下管○鄭司農曰吹管者在堂下○鄭康成曰特言管貴人氣也○賈氏曰播謂播揚其聲耒即播也○黃氏曰播以樂器播詩也樂器鼓柷敔塤篪管也○黃氏曰樂器即笙簫管及磬

鄭鍔曰康成謂鼓棧管乃作蓋以鼓爲考擊之義然經文

既言奏不當又言鼓則今奏鼓棧者今樂工奏大鼓與小鼓也鼓爲衆樂之號令故欲播樂器必奏鼓將奏鼓必奏棧以爲之引也○鄭司農曰棧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棧棧讀爲道引之引易氏曰奏擊柎以導歌而後聲者歌焉奏鼓棧以導管而後樂器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導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

大饗亦如之

王昭禹曰所以敬諸侯亦如祭祀之禮

大射帥聲而歌射節

鄭鍔曰帥聲瞽矇而歌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詩以爲射節○李嘉會曰大射則有歌小射則不歌亦如大獻之有愷歌小獻此於樂也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鄭康成曰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夜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

易氏曰六律陽聲六同陰聲即陰陽以候其氣則葭灰一動而八風從律以十二律應十二風而後可以察天地之和大師以是而聽軍聲宜其吉凶應焉○王昭禹曰師瞻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古之人所以望敵而知吉凶先事而知勝負者用此術也然王者之師而猶聽軍聲而詔吉凶蓋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敢輕也

易氏曰占軍旅之勝者無過於天時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亦以同律之所聽者可信不誣故耳

大喪帥瞽而歌作匶謚

王昭禹曰死則陳儀物於庭序以興觀者欽則謂之歛○鄭康成曰歛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誄誦其生功之詩

喪之歛則帥瞽而作匶謚考列其德行而誄之以言則謂之謚於大喪以瞽掌樂王德成於樂謚則成

德之名也

凡國之瞽矇正焉

鄭康成曰從大師之政教○李嘉會曰國之瞽已不屬樂師者亦以正於大師不使淫邪之入人聽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埙簫管弦歌

鄭康成曰教教瞽矇也○黃氏曰鼓鼗皆教瞑瞽柷敔埙簫管弦歌皆教瞽矇鼗亦教瞽矇○鄭鍔曰此言鼓如孟子所謂今王鼓樂於此之鼓瞽矇受教於小師其所播者鼗也柷也敔也埙也簫也管也弦也歌也而不言鼓則知此鼓爲鼓樂之鼓矣鄭謂出音曰鼓是也

鄭康成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司農曰柷如漆筒中有椎○項氏曰柷以合樂敔木虎也○鄭鍔曰敔如伏虎背上有七十二鉏鋙所以止樂聶崇義曰埙燒土爲之大如鴈卵謂之雅埙郭璞爾雅注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謂之頌埙凡六孔上一前三後二又笙師掌吹埙世本云暴辛公作埙圍五寸半長三十四分○鄭康成曰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西貝氏曰廣雅云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禮圖云簫長尺四寸頌簫長尺二寸○通卦驗注云簫管形象鳥翼有底生數二二七一十四簫之長火公成數七兩而吹之今大子樂官有焉○項氏曰弦琴瑟也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周天之度廣六寸象六合七弦象七星瑟長八尺一寸九九之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象二十五月也二十七弦三九也○鄭康成曰歌依詠詩也○易氏曰有堂上之樂有堂下之樂有上下兼用而不可缺者弦歌用之於堂上鼓鼗埙簫用之於堂下柷敔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爲作止之節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夏擊柷敔用之以節堂上之樂者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用之以節堂下之樂者也堂上言聲堂下言器若大師所言登歌下管則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此不易之定制而小師以弦歌刻於埙簫之下者小師

所言者教樂之序而大師
大祭祀登歌擊拊
胡伸曰拊革鼓也樂以登歌爲貴凡以詠者舉堂上之樂
（愚案登歌擊拊說見大師）○易氏曰登歌則瞽矇擊拊則小師大師令其
奏而已
下管擊應鼓
鄭康成曰應鞉也應與柷及朔皆小鼓所用別未聞○賈
氏曰擊鼓者先擊小後擊大故大射云應鼙在東朔鼙在
北（黃氏曰朔鼓單應鼓朔鼙所謂柷也）○鄭鍔曰及下管則擊應鼓大師令奏鼓
柷小師則擊應鼓不鼓柷蓋柷者所以引衆鼓而應則以
爲衆鼓之應也周頌所謂應柷縣鼓正謂是（○王昭禹曰應鼙爲柷鼓之和柷鼓爲應
聲之引柷必有應應必有柷互相備也）

徹歌

鄭康成曰於有司徹而歌雍○李嘉會曰徹歌無大師之
命而自歌者乃其職也
大饗亦如之
王昭禹曰說見大師○陸氏曰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
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登歌清廟
下管象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天子之禮康周
公故以賜魯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天
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相見魯之嘗禘皆升歌下
管貴人聲也歌清廟示德也象管示事也小師大祭祀大
饗登歌而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祀不興舞也
大喪與廞
鄭康成曰從大師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柷

鄭康成曰如大師○黃氏曰小祭祀不當擊雷鼓靈鼓則擊棘舞師不鼓四方旱暵之舞是也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鄭鍔曰六代之樂並作慮其聲音或失之過既掌其節又掌其和先儒以和爲鎛謂以金鎛和鼓然小師不掌鎛于詔一和字指爲鎛于何所據竊謂當爲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而後和之之和掌其音節使一人倡之衆工從而和之乃所以爲節耳○王昭禹曰六樂之作其先後曲直則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和矣國語曰聲應相保曰和又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李嘉會曰職專於是則所責亦在是故特表而出之

瞽矇

鄭司農曰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無眹謂之矇有目無見謂之瞍○賈氏曰詩有矇瞍書有瞽瞍此有瞽矇三者皆文不具可曲使參取三處爲三等解之無目眹謂無目之眹眹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謂矇然有眹脈而無見也有目無眹子謂之瞍者謂目睛黑白分明而無眹子人○鄭鍔曰王者作樂欲審音以知政必使瞽矇者謂其收視於內不亂於外聽必審也然人而無見乃廢疾也使其疾而見廢則先王之所不忍是故使之司聽絃又不忍棄人之仁也

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鄭康成曰播謂發揚其音○賈氏曰此八者皆小師教此瞽矇令於作樂之時播揚以出聲也

李嘉會曰瞽矇播之小師教之止見於八音而已若磬師之鍾磬緹樂燕樂縵樂眡瞭之頌磬笙磬笙師之竽笙應雅則皆不與何故蓋大師小師瞽矇所掌皆宗廟祭祀之樂及大饗大射大師之樂也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劉執中曰諷誦詩而不言六詩者因大師作矓誦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而不言六詩者因大師作矓誦而

先王平生功德之詩○鄭鍔曰或謂誦詩所以知古人之興衰又誦其眞繫小史掌眞世繫謂爲史官當定公卿大夫與夫帝王之世繫今此瞽矇又安知世眞繫之事乎愚攷先儒之說以眞爲帝謂世帝繫者乃古書之紀述帝王之本繫又嘗攷國語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戒勸之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心以春秋對世言則知世如世本之類使之諷誦乎詩與世又定其所傳之繫以諷誦使人君知古之傳世者有德則子孫縣遠而世繫不衰無德則子孫之傳不遠所言者不定則其聞也不信故必眞而後諷誦之鄭康成云世之而眞其繫竊謂當讀諷誦詩世一句眞繫爲一句

黃氏曰諷誦其詩以其世定繫次其盛衰爲可知今詩之有繫次瞽矇傳之也曹豳之詩失之矣

愚案誦詩而及於世眞繫者如商頌五篇作於商高宗之世周頌風雅合九十篇作於成王之世既知世之所尚則眞樂以繫焉定那樂章係之祀成湯定清廟樂章係之祀文王誦詠之以五聲弦歌之以琴瑟將以歌之播於樂章而奏諸祭享之時若小史之眞繫世是眞繫其所出之世系非誦詩之世眞繫也

鄭鍔曰先王使公卿大夫士各致其規諫非不足以聞道彼賤而樂工乃使之諷誦古詩及世繫何邪得於言則其聽也未必審得於樂則其聞也入必深情之所樂者在是則耳之所聞者必詳因悅樂之時得規諫之益其效捷於公卿士大夫之諫當諷誦之詩則鼓琴瑟所以和平人君之心心和平則聞規戒之言不惟不怒且樂而無倦○黃氏曰諷誦而鼓琴瑟即書搏拊琴瑟以詠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陳蘊之曰九德用於大祭大祭帥瞽登歌是也六詩用於大射大射帥瞽歌射節是也○愚案九德見大司樂六詩說見大師

鄭康成曰役爲之使

眡瞭

鄭鍔曰孟子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焉眡瞭之職皆明目者爲之蓋樂工用瞽矇三百人故用眡瞭亦三百人扶之其視明瞭又明樂

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王昭禹曰瞽矇掌播鼗而眡瞭亦播鼗二者皆受教於小師故小師曰掌教鼗鼓○鄭鍔曰播鼗鼓本瞽矇之事爲其無目故眡瞭先播使之聞之皆言播鼗蓋有先後也

薛氏曰磬之應鏞者曰頌磬頌即鏞也磬之益笙者曰笙磬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是應笙之磬也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是應鏞之磬鏞尚金則才類也西凝之方也古人作樂金石土列於西方故磬頌在乎西竹則木類也東生之方也古人作樂匏竹木列於東方故笙磬生乎東若鄭氏以東方之磬曰頌則詩所謂笙磬司音書所謂笙鏞以間者何異義乎一說謂鍾磬之應歌者曰頌磬其應笙曰笙鍾笙磬春秋傳有歌鍾二肆與頌鍾磬之義同周禮有鍾笙之樂與笙磬之義同近之矣○黃氏日

升歌則擊頌磬
笙歌則擊笙磬

掌大師之縣

鄭康成曰大師當縣則爲之○賈氏曰大師無縣樂之事案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於聲音審本職雖不言縣樂器文寄於此明縣之可知眡瞭爲之者以有目也

凡樂事相瞽

鄭康成曰相謂扶工○王昭禹曰瞽無相倀倀然其何之
哉眡瞭之設正謂是也

大喪歛樂器大旅亦如之

賈氏曰樂器謂明器司干疏云眡瞭所歛謂鼓與磬鍾師
不云歛則鍾亦眡瞭歛之瞽矇大師小師皆不云歛者以
其無目瞽矇所云柷敔等皆眡瞭歛之也不云奉而藏之
文不具也○黃氏曰歛與陳義本同而歛則有感動悲戚
之意陳則陳列之而已鄭康成歛皆爲興歛爲興訓則當
爲興起之興所謂感動悲戚也鄭以爲興作或爲興造如
大喪明器皆可言作大旅歛樂器乃以爲旅非常祭於時
乃興造其樂器則何義邪大旅有災故而樂不作眡瞭祭
祀正樂故歛之見憂戚之意笙師樂器惟笙用於祭非其
盛者陳之而已○王昭禹曰大喪歛樂器則陳樂器於庭
序也大旅有大故而祭亦陳樂器而不作故亦如之

賓射皆奏其鍾鼓

黃氏曰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
士奏采蘩瞽歌眡瞭奏其鍾鼓○鄭康成曰鼓幹以奏之
其登歌大帥自奏之

鼜愷獻亦如之

杜氏曰鼜戒守鼓也○王氏詳說曰鼓軍事者鼓鼓也鼜
鼓其聲也案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
戒旦明五通爲發朠此三鼜也○鄭康成曰愷獻獻功愷
樂也

黃氏曰愷獻有歌鼜亦或有歌鼜歌令警場有歌自大師
至眡瞭其設職皆以升歌聯下管而射愷獻愷有歌故眡
瞭通掌之獨不掌九夏謂之金奏鍾師專職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一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自大師至眡瞭既以掌奏歌之節則夫因其聲之所合達其聲之所寓度數齊量要必有托而可考此典同已下之官所以繼此也雖然樂器之制放之於六律六同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者也律同不可偏廢而官特以統同爲貴十有二律之相配必分其六以爲同取諸陰陽之合也（鄭鍔曰名官不以律而取同爲名同陰律也陽律主乎倡而陰律和之陰之爲氣馮伏而不出其爲聲忽微而難測名官以與同同則和和則器可制）陰陽合則生生之理爲不息故典同掌其和以爲樂器先用以爲十有二辰之鍾次用以爲十有二辰之鎛度數齊量定於此而後樂器從之然以磬爲聲固衆聲之所依也而金奏有所不可缺則鍾次之笙之爲聲固下管之所先也所以鼓其金奏者有所不可廢則

以鑄鍾次之笙磬遞發於樂作之時鍾鎛交鳴於作樂之際此鼓鍾必曰笙磬同音韶樂必曰笙鏞以間節奏相承有自來矣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鄭康成曰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爲作也或書同作銅

黃氏曰先鄭陰律以銅爲管陽律以竹爲管後鄭皆以銅爲之案漢志云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吹之以聽鳳之聲其雄鳴六爲律雌鳴六爲呂是則制律之始本以竹一律有五聲清爲陽聲濁爲陰聲是爲六十四調○劉執中曰律同之和謂其長短厚薄所容中度得陰陽之和氣故律同中度則中氣之至而灰飛氣至則聲和所以日月會於十二次而不差則天之陽聲順於上陰陽合於十二辰而不繆則地之陰聲順於下故黃鍾之長用之以起五度則樂器修廣之所資黃鍾之容用之以起五量則樂器深閎之所賴黃鍾之重用之以起五權則樂器輕重之所出黃鍾之積用之以起五數則樂器多少之所差黃鍾之氣用之以起五聲則樂器宮商之所祖五法循環而相受則天地陰陽之中聲雖失於此或存於彼是以爲樂器者必以律同爲之本故曰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孫氏曰古人本同律以作樂又能審聲而知樂律之數度易定聲之高下難辨使不能辨其聲而知其如是爲宮商如是爲角徵羽雖有同律之數何自而和故不能審聲和樂而徒較數度之短長此後世之議樂者常如聚訟卒莫能斷其是非也○胡氏曰以律和聲則齊其輕重不使之偏栽其緩急不使之過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夫然後宮不至於荒商不至於陂角不至於憂徵不至於哀羽不至於危是非和吉之效歟

王昭禹曰大師掌六律則曰以合陰陽之聲而典同則曰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者蓋典同掌其聲以作樂器欲其度數齊量之不亂故其詳有及於天地四方之位大師用其聲以施於樂故合十有二聲欲其高下清濁之克諧其合之也則兩之以陰陽而已

凡聲高聲硜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鼇回聲衍侈聲筰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鄭鍔曰器莫大於鍾於是言鍾之病○王昭禹曰凡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高則鳧氏所謂鍾小而長小而長其形高（鄭康成曰高鍾形大上小大也）其聲尚藏衰然如裹則其發也舒正則上下直其形不高不下而適於正其聲緩而不速下則鳧氏所謂鍾大而短大而短其形下其聲發散疾而短聞（○鄭康成曰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亦放肆）

聲離散也險謂偏奇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少鼇聲小不成也（○杜氏曰鼇讀爲閶不明之閶）回謂其形微圜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謂中央約侈則聲侈迫筰出去疾也（○王昭禹曰形侈則聲散而不斂）奇謂中央寬奇則聲鬱勃不出也甄猶掉鍾微薄則聲掉（○王昭禹曰鍾形薄聲動搖甄掉）鍾大厚則如石扣之無聲

劉執中曰以鳧氏之法爲鍾則無病於聲中於律同而協天地四方陰陽之和矣

薛氏曰硜聲生於高爲天之陽肆聲生於下爲地之陰謂天蓋高而下者高之配也故硜聲爲陽而肆聲爲陰石生於厚而爲地之陽甄生於薄而爲地之陰謂地蓋厚而薄者厚之配也故石聲爲陽而甄聲爲陰贏爲東方之陽而衍爲東方之陰蓋作於春而萌者盡達則將復還其所達

此達所以主陽而回所以主陰也緩爲南方之陽而韽爲南方之陰蓋陽盛於夏而重明以麗乎正則陰微進而韽此正所以主陽而險所以主陰也以笮爲陽而鬱爲陰則西方之聲也夫陽已斂質而篤故多與弇之聲則主於西方斂爲陰而散爲陽則北方之聲也夫陰至西而伏於北則已斂矣陰雖斂然陽已潛動而施矣故險與陂之聲則主於北方

董氏曰諸家之說皆臆耳案經典同本以律調聲而爲樂器律十二所謂高正下陂險達微回多弇薄厚即十二聲故爲樂器皆以此十二律爲之度數皆以此十二聲爲之齊量典同之下逐列磬鍾笙塤篪管皆樂器也今獨以爲此十二聲者由鍾形不中法故病其聲如此則典同樂器書爲鍾耳此以爲未敢盡然放二記鍾人亦曰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摩其兩已上豈非所謂聲之高而甚焉者乎已下豈非聲之下而甚焉者乎十二律皆有五聲分清濁而宮爲正所謂中正以平之者然則高正下陂險達微回多弇薄厚皆其律之中聲也硍緩肆散斂贏諧衍笮鬱頓石皆其聲之形容也不然則聲之病也其數度齊量非過則不及故皆病其聲而其故爲可求故聲人曰磨其旁磨其端是也諸儒鍾說此又以爲未必不然何也以爲盡然則於經誠未合要之此等當有所受乃可傳信闕必疏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鄭鍔曰既言聲之病於是又言爲器之法爲樂器者用十有二律以爲度數則長短多寡由此而生用十二聲以爲齊量則小大輕重由此而準

王氏曰數本起於黃鍾始於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故凡爲樂器以十二律爲之數度硍聲生於高肆聲生於下甄聲生於薄石聲生於厚高下薄厚之所屬所制則有齊矣贏聲生於達衍聲生於回笮聲生於侈鬱聲生於弇達回侈弇之屬所容則有量矣故凡爲樂器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凡和樂亦如之

黃氏曰鄭謂調其故器非也其數度齊量皆合則聲可和○鄭鍔曰和樂之法亦出乎此爲樂制之於未成之初和

樂調之於已成之後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先儒謂磬爲西方之音又以磬音象萬物之成蓋立秋之音至清惟清故難調夔特以擊石拊石百獸乃率舞詩人作樂特曰依我磬聲此所以設磬師之官教擊之之法

掌教擊磬擊編鍾

黃氏曰視瞭掌擊頌磬笙磬故鄭謂磬師以教視瞭然瞭所擊磬有定名頌磬笙磬之外他磬不擊縵樂燕樂亦有鍾磬視瞭職不掌縵樂燕樂○劉氏曰宮縣有特磬十二鎛鍾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編磬編鍾各十有六共爲一簴磬師之職掌教眡瞭擊特磬與編磬又教視瞭擊編鍾○鄭康成曰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金奏又云以鍾鼓奏九夏明是鍾不編者十二辰零鍾也若書傳云左五鍾右五鍾皆以韋編竹簡此鍾磬亦編之十六枚在一簴）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

鄭康成曰縵讀爲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賈氏曰雜聲和樂謂雜弄調和學記注云操縵雜弄即今之調詞曲不學調弦不能安意於弦）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婦人后妃○賈氏曰燕樂即關雎二南房中謂婦人后妃○黃氏曰房中之樂非也）二樂皆教其鍾磬○黃氏曰磬師掌編鍾無編磬未詳磬師不掌鍾而曰教縵樂燕樂之鍾磬者磬從鍾也

凡祭祀奏縵樂

鄭鍔曰三宮之樂以禮神也分樂以祭以享以祀寧神將以交神祇之歡心故奏縵樂雖非正聲亦有時而用故教之○易氏曰祭祀奏縵樂亦取其和而已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金奏

鄭康成曰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賈氏曰自擊不編之鍾凡作樂先擊鍾故鄭云奏樂之節下云以鍾鼓奏九夏亦先云鍾鄭云鍾及鎛者以二者皆不編獨縣而已此即鍾師人曰晉鼓鼓金奏則此所謂金奏名官曰鍾師樂雖用鼓而以金爲主

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賈氏曰鍾師擊鍾而兼言鼓者凡作樂先擊鍾次擊鼓見先後次第故兼言之鍾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歌之堂下傳云晉侯歌鍾二肆○鄭鍔曰鍾師以鍾鼓應之故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併與鼓言蓋奏九夏必用鍾鼓非謂鍾師擊鍾又擊鼓也夏者頌之旅類夏大也歌之大者有九夏於頌爲最大中國謂之夏五色謂之夏南方謂之夏則夏爲樂之大者其詩之體爲大矣王出入所奏之夏名曰王夏以明人臣不得而用尸出入所奏之夏曰肆夏而享諸侯亦奏焉肆之言安也尸以象神於祭者子行也子坐而父立恐其不安於位故出入奏之所以安之也諸侯亦用者左氏記晉享穆叔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君尊臣卑不敢安肆乃若元侯受享於王可以與之安肆矣禮記云大夫之用肆夏由趙文子始然則諸侯用之可也至於大夫用之則爲僭矣先儒以肆夏繁過渠爲三夏謂肆夏時邁也繁過也渠思文也夫以肆干時夏允王保之指爲時邁猶爲有說若以執競降福穰穰爲過思文配天爲渠皆爲二夏則恐不可牽合也牲出入所奏者昭夏昭明也昭明神德之大故得以用此牲也四方賓來所

奏者納夏言人君之德如海之納所以能容受四方朝聘之賓也臣有功所奏者曰章夏惟有大功得奏是所以章表而別異之也夫人助祭所奏者齊夏致齊者婦人之難事欲去其驕侈之習以致精明之德故特以齊名也族人待燕所奏者族夏言王者合族之恩也客醉而出所奏者祴夏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故奏樂以祴切之使勿失禮也或作陔陔切也戒也詩云南陔相戒以養是也公出入所奏者騶夏爵為上公位尊而勢隆慮其自大而傲慢故以騶夏謹飭之也騶又音傲所以戒其驕傲也（劉氏曰諸儒皆以九夏為頌詩之篇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歌文王之三夏之金奏○黃氏曰九夏文王曰工歌則九夏非頌篇明矣然則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

書傳之可攷者周禮王出入奏肆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國語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其餘諸儒附會之說未可信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易氏曰燕以示慈祭禮主乎敬享禮主乎肅祭祀饗食何以奏燕樂王與諸侯行享食之禮若享元侯則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等與諸侯則升歌大雅頌合小雅享同乎燕故謂之燕樂其禮在廟故與祭祀同其樂尤足以見先王之仁鬼神仁賓客也（○李如圭曰饗以居後則燕在其中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繁

易氏曰凡射則大射燕射皆言以騶虞貍首采蘋采繁為之節大師則帥瞽而歌射節鍾師乃掌此四詩之奏蓋歌則人聲也奏則鍾鼓也鍾師言奏不言節主其節者樂師也

掌鼜鼓縵樂

鄭康成曰鼓讀如莊王鼓之鼓○鄭鍔曰雜弄之樂謂之

縵樂樂之細也將作縵樂則擊鞉鼓以作之鞉鼓之小者也以至小之鞉鼓雜弄之樂事之宜也○王昭禹曰磬師奏縵樂鍾師擊鞉以和之而已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王昭禹曰掌教吹竽笙塤籥簫篪遂管春牘應雅而獨以笙師名官笙東方之樂有始事之意故也○鄭鍔曰笙常繼於閒歌之後觀鄉飲燕禮閒歌之後即笙由庚笙崇丘笙由儀則笙者繼人聲之後為最貴故特名官

掌教歈竽笙塤籥簫篪遂管春牘應雅以教械樂

鄭鍔曰竽三十六管在中笙宮聲在左十三管竽宮聲在右二孔則聲之清濁所由生篪七孔管六孔遂笛也笙師皆教以歈之之法又春牘應雅教瞽矇與視瞭以作械樂於客醉而出之時康成謂小師所教為教瞽矇笙師所教為教視瞭於經皆無所據彼蓋疑小師既教之此又教之遂分彼為教瞽矇此為教視瞭殊不知小師教之以鼓作之節此教之以歈牘以竹為之長者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春於地以作聲其名曰牘牘之為言瀆也賓醉恐有瀆乎禮故以牘名之應亦以竹為之長六尺五寸中有椎亦春於地其名曰應賓歸恐其不應禮欲其行與樂聲相應也雅狀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圍是五尺六寸以羊韋輓之有兩紐亦春於地其名曰雅賓醉而出恐其失禮欲其雅正也三器在庭皆春於地以為聲故謂之春以兩手築地春之也（黃氏曰春牘應雅歈以為然經言以教械樂械節也春牘應雅以節樂也）○王昭禹曰竽笙塤籥簫篪遂管皆樂之所用而春牘應雅三者特用於教械樂以為行節○黃氏曰小師掌教塤簫管笙師又教歈塤簫管小師用於下

管故以教瞽矇謂之播笙師用於凡樂謂之歙但歙之無詩也鄭謂教視瞭視瞭不歙笙竽教則當教瞽矇也案詩瞭矇視瞭皆屬大師自大司樂而下至視瞭皆祭祀饗射之樂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自爲一列固有祭饗之樂又有縵樂燕樂縵樂司樂不掌固當是亦不掌燕樂先王之意嚴矣是故瞽矇不歙竽笙簫篪遂視瞭不奏九夏鍾鼓必皆有所以或曰磬師笙師分太師瞽矇視瞭而教之而不著於其職者不使殺雜大師歌詩之事恐或當是然燕樂亦有歌詩雜當掌之磬師笙師

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鄭康成曰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賈氏曰笙師不掌鍾○黃氏曰書曰笙鏞以間蓋笙與歌間作歌則以鍾節之獨出祭祀饗射其他不出鍾笙鍾從笙也

大喪歙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鄭康成曰歙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也○賈氏曰此所興作即上笙笙以下皆作之送之於壙而藏之○黃氏曰視瞭歙而不藏笙師藏之職可見

大旅則陳之

鄭康成曰陳於饌處而已不泣其縣○賈氏曰其臨縣者

大司樂故大司樂云歙樂器注云臨笙師鎛師之屬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鎛小鍾也國語曰細鈞有鍾無鍾尚細也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鎛師者舉小以見大也與典律同謂之典同守廟祧謂之守祧同

掌金奏之鼓

鄭鍔曰鎛師掌鎛而言掌金奏之鼓鼓金奏之樂鼓愷樂以至於鼓鼜守鼜豈爲鎛師又擊鼓乎觀鼓人言以晉鼓

鼓金奏則此所謂鼓者考擊以作之之義也當金奏之時鼓人以鼓作之鎛師則以鎛作之故皆以鼓言軍旅之夜三鼜皆鼓之是鎛師皆擊鎛而鼓之也鎛師固宜掌鎛今略無擊鎛之文皆言擊鼓則鼓爲鼓作之意明矣先儒之說謂鎛師不自擊使視瞭擊之但擊金奏之鼓乃晉鼓也其意謂鼓人之職以晉鼓鼓金奏也若如是說全非鎛師之本意（王氏詳說曰鍾師掌金奏而及金奏之鼓亦自鼓人掌六鼓而及於四金而已不及鎛鎛也蓋鍾鎛所用用之於樂鼓人之職爲地官之屬雖亦辨其聲用之而已未嘗預於天神地示人鬼之間略鼓用之於天神地示人鬼亦辨其聲用之而已未嘗預於天神地示人鬼之間）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愚案金鍾聲也鼓者所以擊其鍾也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王氏曰鼓愷樂掌於鎛師者鎛師掌金奏之鼓其所掌樂以金爲主軍以金止既勝矣欲戰兵之意

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王昭禹曰三鼜夜戒之鼓司馬法所言者（賈氏曰鼓人注引司馬法云氏曰鼓四通爲大鼓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明是一夜三擊備守鼜也）已發行在郊也鎛師之鼓鼜謂軍未發行在國軍已發行國猶不廢守此鎛師所以又有守鼜後世用軍行師京師戒嚴者本此

大喪歛其樂器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官所歛謂作晉鼓鼛鼓以其當職所擊也

鼓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自司樂之掌樂事大師之教樂事典同之爲樂器雅樂備矣納蠻夷之樂於祭祀燕享之用豈非悅遠人之極功乎抑疑鼓師旄人鞮鞻氏之設皆以教夷樂然鼓師旄人之後必繼之籥師籥章鞮鞻氏之後必繼之典庸

器司干何歟夫遠人之服由文德以來之自其慕德而來
莫不自見其聲歌舞蹈之節周人因之以備樂載之官府
而不廢彼籥之爲樂自其執羽而歛則文舞於是乎寓由
其擊土鼓以和則詩章於是乎形夫皆以象文德也則以
次於韎師旋人之後至於鞮鞻氏合四夷之樂以歌之則
德化益遠與庸器之所以表其功者於是爲無愧矣然先
王長慮却顧文事必有武備則司干之繼於後者所以教
之以武舞歟若夫韎師舞東夷之樂故其人可得而定旋
人舞散樂夷樂故其人不可得而定然後四方之有能於
此者皆得以自見其藝則先王因之以觀四方之風豈不
在是乎○鄭鍔曰作四夷之樂當從其國不變其俗故韎
師所服者赤韋示不變其所服旋人所執者牛尾示不變
其所執也鞮鞻氏所履者革屨示不變其所履

陸氏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
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掌教韎樂

鄭鍔曰四夷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
禁此特設官以掌東夷之樂竊疑三方之樂不存於祭祀
大享之時而東夷樂猶近正孔子之所欲居且爲箕子之
國則其樂有中國之風可知明堂位韎作昧詩韎韐有奭
左傳韎韋之跗注皆以韎爲赤色之韋樂名曰韎蓋舞者
衣赤色之韋也○李景齊曰禮記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
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蓋陳
也成周所以用夷樂意蓋謂是之於門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古之

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遣制

鄭康成曰舞東夷之舞○王昭禹曰其屬則十六人○劉執中曰舞韎之位在門外祭祀大饗皆用之示四夷來王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王昭禹曰四夷之民有執旄以舞者先王因立官以教焉○黃氏巨軨東夷之樂特置一官其徒四十人其樂亦盛也舞者十六人則有定員旄人蓋雜四夷之舞舞者衆寡無數或多或少皆可合四夷之舞與散樂而其徒二十人比韎爲微可知○陳君舉曰旄舞非中國之樂因得四夷之懽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以共饗燕君子所樂也豈拘於數哉（李嘉會曰無所拘限來者從之）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鄭鍔曰散樂野人之樂節奏踈散而非六代之舞夷樂四夷之樂而非中國之法舞有可用者旄人教之皆執旄以舞○賈氏曰旄人教樂而不掌鞮鞻氏掌樂而不教互相統耳○王氏詳說曰鞮鞻氏所掌專於夷樂旄人所教不止於夷樂況鞮鞻之於夷樂吹而歌耳初未嘗舞也然則旄人云四方以舞仕者屬焉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旄人之所教人者衆矣不必如樂師之教國子有旄舞旄人之所用於舞者亦廣矣不必如二鄭之說旄舞之用於辟雍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鄭鍔曰四方之人有能通知樂舞而欲仕於王官者不足隸大司樂也使屬旄人以其所教者散樂故也（賈氏曰四方之舞仕即野人能舞者屬旄人漢舞人當於中取之）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黃氏
賈氏曰饗燕作燕樂時使舞是則祭祀賓客則舞其燕
曰祭樂祭祀賓饗必舞之散樂夷樂祭祀賓客則舞其燕
樂不用燕樂則不舞是則祭猶近雅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籥舞者所吹春秋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
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陳氏曰明堂位
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命之曰籥以黍籥之法在是故曰
羽籥皆執籥以聲音之本在是
掌教國子舞羽皷籥
鄭鍔曰執羽所以爲容籥所以爲聲○王氏曰籥如遂三
孔主中聲而上下律呂於是乎生○易氏曰成周樂舞之
制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羽籥籥師掌之武舞干戈司干掌

之然文舞未嘗無干故舜兼取乎干羽武舞未嘗無羽故
詩言萬舞及於執籥秉翟是知文舞干不勝羽武舞羽不
勝干此籥師之教國子所以專言舞羽皷籥歟○王氏詳說曰
重獻莫重於禘聲莫重於聲歌舞莫重於舞宿夜宿夜武舞之曲名籥師所教者止
於舞羽吹籥祭祀賓客饗食所用亦止於鼓用籥抑何略於武舞耶曰籥師所掌於
舞之教司干所掌者舞之器文王世子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其事籥師學戈籥師所掌
樂之器未嘗不兼羽籥何止於干戈之器周公於籥師言教於司干言掌文所以見周家大平之治以文舞爲教也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鄭鍔曰於祭祀賓客之時鼓而作其羽籥之舞故曰鼓○
賈氏曰祭祀先作樂下神及合樂之時使國子舞鼓動以
羽籥之舞與樂師相應使不相奪倫故鄭云鼓之者恒爲
之節
大喪歛其樂器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所歛惟羽籥而已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十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籥章吹籥以爲詩章○鄭鍔曰春秋迎寒暑爲農而祈有年蜡祭而息老物古之詩章無不可用乃專用豳人之歌豳國之籥而名官曰籥章此周王之事也周之先公開國於豳教民稼穡與夫爲寒暑之備事載於七月之詩謂之豳風至於成王王業大備念其祖先務農之艱教民之悉凡四時所行者皆以豳詩從事故用豳籥而以籥名官以籥而歌豳詩之章也

掌土鼓豳籥

王氏曰土鼓禮記所謂蒲桴土鼓○曹氏曰鄭注禮運云土鼓築土爲鼓蒲桴謂擊鼓之物以土塊爲桴豳籥豳國之籥○鄭司農曰豳國之地竹王業之起本於豳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迎寒祈年皆以本始民事息老物則息使復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所歌者豳籥其章用豳詩

焉○易氏曰以土鼓應豳籥示不忘本而已

中春晝擊土鼓歌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易氏曰民事終始實關天時之消長故必先之以迎寒逆暑逆如逆女之義自外而入於內以我爲主謂陽常居大夏而主歲功迎如迎賓之義自內而出於外以彼爲客謂陰常居大冬時出而佐陽中春爲歲陽之中晝爲日陽之中如是而逆暑與堯典所謂日中星鳥寅賓出日同意中秋爲歲陰之中夜爲宵陰之中如是而迎寒與堯典所謂宵中星虛寅餞納日同意萬物生於土反於土則土者萬物之終始也逆暑迎寒所以皆擊土鼓焉○橫渠曰當春之晝吾方逆暑則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蓋有以逆其氣當秋之夜吾方迎寒則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蓋有以迎其氣○楊氏曰陰陽積而爲寒暑寒暑相推而成歲寒暑不時無以成歲故迎之逆之所以道其氣陽生於子冬至日在牽牛陰生於午夏至日在東井

聖人向明而治於中春逆暑背其所向則不順故謂之逆中秋迎寒面其所向則順故謂之迎

孫氏曰周自后稷教民稼穡至公劉于豳斯館大王肇基王迹皆推本后稷之意幸先農桑之業故陶土爲鼓豳笥爲籥歌豳詩以勸相其民今七月之詩是也周公相成王懼後世不記先君王之舊於是命籥章之官逆暑迎寒歌之祈年祭蜡歌之又兼以雅頌雅若生民之歌頌若豐年之類皆本七月而有益於風化者無逸欲知稼穡之艱難誠以此也周先公出入田里撫摩其民無勢分之間曰殆及公子同歸爲公子棠爲公子裘獻豜于公入執宮功躋彼公堂皆室家婦子感其恩者深愛其君者切序曰陳王業見王業所由興而已後人乃益以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所由遂指爲周公作水心先生曰周公方叙作禮樂雅頌以昭先王先公之功德而自作土風之詩使籥章掌之可乎○賈氏曰祈年田祖逆暑迎寒並不言祀既告神當有祀不過如祭法埋少牢之類耳

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鄭康成曰祈年祈豐年也○王昭禹曰豐年雖本於天時順而祈之亦成乎人事爾○鄭康成曰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先畜神農也以其始教天下耕稼故祈之○王氏曰田祖禮記所謂先嗇○王昭禹曰

王氏曰豳雅豳頌謂之雅頌則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王氏詳說曰鄭氏釋七月之詩八章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爲豳風以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爲豳雅以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至於釋此則以豳詩亦風雅惟豳頌之說蓋七月同鄭氏釋經亦多類此賦詩斷章惟七月之說爲優

陳及之曰田畯田大夫古有功於農事者○王氏曰田畯禮記所謂司嗇司嗇本始民事施於有政者○項氏曰或以爲司嗇過矣始祈則歌頌以作耕耜之心誘蜡則歌頌以息其終歲之勞理固然也安得妄謂司嗇成周之時春祈年于上帝田祖田畯皆祭之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先王蓋以田祖田畯其生也有功於農事今農

事將興舉而祭之不惟示重農之意亦所以勸農之力田者況大如上帝則祈之次如社稷則祈田祖田畯尚何疑乎及夫歲事既成又息老物所謂一日之蜡百日之澤亦忠厚之意不忘其初耳○賈氏曰田祖田畯所祈當同日但位別禮殊樂則同

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杜氏曰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也○鄭康成曰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王氏曰逆暑迎寒不言國而祈年息老物言國則祈年息老物通乎下故言國以別之○王昭禹曰逆暑迎寒召其氣之和聲和則氣和故先言擊土鼓以聲爲主祈則以言通其意蜡則美其成功故先言頌以詞爲主

李景齊曰豳詩曰豳雅先儒以爲七月之詩備風雅頌三體非也籥章所謂豳籥者蓋以豳吹爲籥以豳籥而吹詩與雅頌皆以豳名夫逆暑迎寒而吹豳詩者此則七月之詩蓋如授衣鑿冰之屬皆先寒暑以戒事故也祈年亦吹豳雅祭蜡而吹豳頌蓋雅者言王政之所由廢興頌者以其成功告神明祈年之禮王政之所急先故宜歌雅而蜡祭之設所以答鬼神之功故宜歌頌詩之小雅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所謂祈年而吹豳雅者毋乃在是詩周頌豐年之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神所謂祭蜡吹豳頌者毋乃在是乎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鞮革也鞻屨也以革爲屨夷樂者之所履作其樂歌之時則履是屨以爲容唐之燕樂有高昌部用赤韋有扶南樂舞用赤皮鞋周鞮鞻之類○易氏曰鞮鞻者樂工所履之屨名官以鞮鞻使之掌四夷之樂言其際天所覆薄海內外凡有足所履無不至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愚案四夷之樂已見韎師

薛氏曰四夷樂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服色韎是也聲音侏離是也餘不可考（黃氏度曰集成云樂主於舞鞮鞻者其樂也四夷各有歌其聲不同以聲歌之故曰聲歌）韎人之樂施於祭祀與燕者蓋東夷於四夷爲長饗於燕爲重韎師曰師而序於前旋人鞮鞻氏曰人曰氏而序於後然則東夷之樂蓋聖人所重歟○李嘉曾曰先王多用夷樂不用夷禮者其禮非先王法度而其樂則可樂也若夫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黃氏曰鞮鞻夷樂器歟祭祀吹而歌之鄭謂以管籥爲之聲亦非必自有吹者○王昭禹曰祭祀與燕吹其聲倡其歌以明得其歡心而服吾中國之役也○易氏曰旋人掌舞夷樂而祭祀賓客舞其燕樂是旋人掌舞而鞮鞻氏之職乃以聲音節之而已

陳祥道曰燕諸侯則有湛露燕羣臣嘉賓則有鹿鳴燕夷狄則有簫蕭於太僕則見王所以燕者於內朝之地故云相其法於酒正見王所以燕者有多寡之數故曰共其計若鞮鞻氏之燕則凡有燕集皆掌聲歌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庸功也○鄭司農曰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
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掌藏樂器庸器
黃氏曰鄭謂伐國所獲之器其說是而以爲崇鼎貫鼏非
也司農以爲魯伐齊以所獲兵器鑄林鍾則比於樂矣庸
器伐國所獲之樂器若肖之舞衣密須氏之鼓是也（項氏曰伐國所得之器言庸以見伐皆爲民也）
易氏曰周自文王伐四國武王克殷之後所獲玉鎮大寶
器皆足以昭先王之功天府藏之而典庸器藏其器物之
可以備聲樂之飾者
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
杜氏曰橫爲筍從爲鐻（易氏曰樂器即梓人之筍虡所
以縣鍾磬之屬橫曰筍植曰虡上設板謂之業亦所以明
先王之業禾有無其業而可以作樂者○鄭鍔曰祭祀之
時則帥其八十人之屬以設筍虡小胥視瞭自當縣樂器
此但爲之設筍虡所當陳者庸器而已陳之於祭祀之時
以表先王之有功能得此器子孫能守以奉祀○李嘉會
曰聖人於作樂之具必寓其警戒之義俾知庸器始他人
爲之今陳設於此因歡樂而知警懼則所以自勉者深矣
樂記所謂思武臣思將帥之臣由聞鍾鼓之音而思也其
意深矣
饗食賓射亦如之
鄭鍔曰陳於饗食賓客之時以彰先王之功可服諸侯且
以爲國之華
大喪廞筍虡
鄭康成曰廞興也興謂作之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鄭鍔曰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周人武舞亦執干以爲容武舞雖用羽而以干爲主故名官曰司干蓋用武以自扞蔽爲先干能扞蔽人身也○黃氏曰舞器干戚羽籥皆有而獨以干爲名干武王之舞器楚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武備也○李嘉會曰舞者必尚武而執干戈之意得非因此功之成而不忘本歟武王既歸散軍郊射其意可見五兵皆舞獨以干爲名意亦可見

掌舞器

鄭鍔曰所掌之舞器即謂干楯耳干之爲器有用兵之時所用者有當舞時所用之干則與用兵所用者異先儒以爲羽籥之屬非矣安有籥師鼓舞羽吹籥而所執之物乃掌於武舞之司干乎○王昭禹曰大羽舞干舞皆采之至於司干則特掌舞器先王於文事尤致其詳也然文舞有羽籥名官則以籥師於羽舞又教有干戈名官則以干羞文則優游而靜籥則其聲靜而可聞干則以有扞而自衛而

武事以扞敵自衛爲先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

鄭康成曰既已也受取藏之○鄭鍔曰祭祀之時俟舞列既陳則授之干舞者既畢則從而受之於干授受亦其器序矣級兆行列已定則授之以干至於舞畢則受而藏之○李嘉會曰舞

大喪歛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賈氏曰此官云干盾及羽籥及其所歛歛干盾而已其羽籥則籥師歛之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金陵